

後漢書集解

朱樂何列傳第三十三

朱暉孫穆

後漢書四十三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朱暉字文季南陽宛人也

東觀記曰其先宋微子之後也以國氏姓周衰諸侯滅宋奔陽易姓為朱後徙

於宛也集解官本考證曰氏字疑當作為惠棟曰朱公叔鼎銘云朱有殷之胄微子啟曰帝乙元子周武王封諸宋以奉成湯之祀至元子啟生公子朱其孫氏家世衣冠集解惠棟曰朱公叔鼎銘馬先謙曰今東觀記作氏

遂大子宋暉早孤有氣決年十三王莽敗天下亂與外氏家屬從爵位相襲

田間奔入宛城

東觀記曰暉外祖父孔休以德行稱於代也集解惠棟曰休字子泉見卓茂傳

道遇羣賊

白刃劫諸婦女略奪衣物昆弟賓客皆惶迫伏地莫敢動暉拔劍

前曰財物皆可取耳諸母衣不可得今日朱暉死日也賊見其小

壯其志笑曰童子內刀遂捨之而去初光武與暉父岑俱學長安

有舊故及卽位求問岑時已卒乃召暉拜爲郎暉尋已病去卒業

於太學性矜嚴進止必已禮諸儒稱其高永平初顯宗舅新陽侯

陰就慕暉賢自往候之暉避不見復遣家丞致禮續漢志曰諸侯家丞秩三百石

暉遂閉門不受就聞歎曰志士也勿奪其節後爲郡吏太守阮況

集解惠棟曰孫愔云阮姓出陳留音虔遠切嘗欲市暉婢暉不從東觀記曰暉爲督郵

暉不敢與後況卒及況卒暉乃厚贈送其家人或譏焉暉曰前阮

府君有求於我所已不敢聞命誠恐曰財貨污君今而相送明吾

非有愛也驃騎將軍東平王蒼聞而辟之甚禮敬焉正月朔旦蒼

當入賀故事少府給璧集解周壽昌曰禮儀志歲首朝賀公侯璧蔡邕獨斷云三公奉璧上殿又決疑要注

云古朝會皆執贊侯伯執珪子男執璧漢公卿以下所執如古禮茲云公侯璧則無所爲珪但有璧而已璧皆自備惟藩王則由少

府給之也續百官志少府掌中服御諸物衣服寶貨珍膳之屬東平王朝正當是章帝建初七年是時陰就爲府

卿貴驕吏傲不奉法蒼坐朝堂漏且盡而求璧不可得顧謂掾屬

曰若之何暉望見少府主簿持壁卽往紿之曰紿欺也我數聞壁而

未嘗見試請觀之主簿已投暉暉顧召令史奉之奉之於蒼主簿大驚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主簿驚曰少府當以朝暉叱之曰將軍何獨不朝也遽曰白就就曰朱掾義士勿

復求更已宅壁朝蒼既罷召暉謂曰屬者掾自視孰與藺相如向

也與猶如也史記曰藺相如趙人也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

昭王欲以十五城易之趙王使相如奉璧入秦秦王大喜無意償

趙城相如乃前曰璧有瑕願指視王相如乃持璧却立倚柱怒髮

上衝冠曰臣親大王無意償趙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

臣今頭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帝聞壯之及當幸長安欲

晚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璧破乃謝之帝聞壯之及當幸長安欲

嚴宿衛故曰暉爲衛士令再遷臨淮太守暉好節槩有所拔用皆

厲行士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云其諸報怨已義犯率集解蘇輿曰率猶犯法謂以私人之義犯國家之法如鄧暉爲友人董子張報

父仇殺人詣縣自首令趣出獄陳公思以叔父仇格殺王子佑汝

南太守胡廣特爲原遣並其死刑遂定輕侮法敏駁議不可益吏生之

爲權宜律赦皆爲求其理多得生濟其不義之囚卽時僵仆僵仆

也吏人畏愛爲之歌曰強直自遂南陽朱季吏畏其威人懷其惠

東觀記曰建武十六年四方牛大疫臨淮獨不鄰郡人多牽牛入界數年坐法免
東觀記曰坐考長吏囚死獄中州奏

免官集解先謙曰官本注吏作史引劉放曰案臨淮郡暉剛於爲無長史既言囚死獄中當是吏字令長丞尉皆長吏也

吏見忌於上所在多被劾自去臨淮屏居野澤布衣蔬食不與邑

里通鄉黨譏其介介特也言不與眾同建初中南陽大飢米石千餘暉盡散

其家資已分宗里故舊之貧羸者鄉族皆歸焉初暉同縣張堪素

有名稱嘗於太學見暉甚重之接已友道集解先謙曰東觀記暉以堪夙成名德未敢安

也乃把暉臂曰欲已妻子託朱生暉已堪先達舉手未敢對自後

不復相見堪卒暉聞其妻子貧困乃自往候視厚賑贍之集解惠棟曰東

觀記歲送穀五十斛帛五匹以爲常暉少子頡怪而問曰大人不與堪爲友平生未

曾相聞子孫竊怪之暉曰堪嘗有知己之言吾已信於心也以堪先託

妻子心已許之暉又與同郡陳揖交善揖卒有遺腹子友暉嘗哀故言信於心也

之及司徒桓虞為南陽太守召暉子駢為吏暉辭駢而薦友虞歎

息遂召之其義烈若此集解先謙曰東觀記有趙勤傳不見於范

記之於此傳云勤字益卿南陽人為南陽太守桓虞功曹特類

賜國租適到時勤在旁賜指錢示勤曰拜乞汝二十萬勤曰拜而

得錢非義所取終不肯拜勤曰汝勤人頃錢以拜而

議拜太守桓虞功曹委以郡事虞下車葉珍召署曹吏至掾督郵為

南陽太守署勤督郵到葉見霸不問縣事但高談清論以激勵之霸

遵法乃署勤督郵到新野界令聞霸已去遣吏奏記陳罪復還印

即解印綬去勤還入新野界令聞霸已去遣吏奏記陳罪復還印

綬去虞乃歎曰善吏如良鷹下構即中當有重客過欲屬一士令

為曹吏虞曰我有賢功曹趙勤當與議之客潛於內元和中肅宗

中聽虞乃問勤勤對曰恐未合眾客曰止止勿復道

巡狩告南陽太守問暉起居召拜為尚書僕射歲中遷泰山太守

暉上疏乞留中詔許之因上便宜陳密事深見嘉納詔報曰補公

家之闕詩曰哀職有闕不累清白之素斯善美之士也俗吏苟合

阿意面從進無謇謇之志卻無退思之念易蹇卦艮下坎上艮為

難之象也六二爻上應於五五為君位二宜為臣也居險難之時

履當其位不以五在難私身遠害故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孝經

曰退思補過與塞同集患之甚久惟今所言適我願也生其勉

之集解先謙曰官本注同作通是時穀貴縣官經

用不足經案時暉未為尙書令明此令字是今字朝廷憂之尙書張林上言穀

所已貴由錢賤故也集解惠棟曰賈公彥云漢時穀入司農錢入少府可盡封錢一取布

帛爲租已通天下之用又鹽食之急者雖貴人不得不須官可自

鬻前書曰因官器作鬻又宜因交趾益州上計吏往來市珍寶收

采其利武帝時所謂均輸者也武帝作均輸法謂州郡所出租賦并雇運之直官總取之市其土地

所出之物官自轉輸於是詔諸尙書通議暉奏據林言不可施行事

遂寢後陳事者復重述林前議已爲於國誠便帝然之有詔施行

暉復獨奏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之家不與

百姓爭利今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人窮怨布帛

爲租則吏多姦盜誠非明主所當宜行集解劉攽曰案文當與宜不須並存合去當字周書

國曰古人多重文以申意如尙猶愈益等類不可勝數卽當宜並用亦不止此一處不必去也後何敞傳宜當克己以疇四海之心亦宜當兩

帝卒已林等言爲然得暉重議因發怒切責諸尙書暉

等皆自繫獄三日詔敕出之曰國家樂聞駁議黃髮無愆詔書過

耳

黃髮老稱謂朱暉也

何故自繫暉因稱病篤不肯復署議尙書令已下惶

怖謂暉曰今臨得譴讓奈何稱病其禍不細暉曰行年八十蒙恩得在機密當已死報若心知不可而順旨雷同負臣子之義今耳

目無所聞見伏待死命遂閉口不復言諸尙書不知所爲乃共劾

奏暉帝意解寢其事

集解沈欽韓曰和帝紀以肅宗遺詔罷鹽後鐵之禁從民鑄煮則當其時事未嘗寢也

數日詔使直事郎問暉起居

直事郎謂署郎當次直者

太醫視疾太官賜食暉

乃起謝

集解通鑑胡注上旣加禮乃起謝乃起謝所謂強直自遂也

復賜錢十萬布百匹衣十領後

遷爲尙書令已老病乞身拜騎都尉賜錢二十萬和帝卽位竇憲

北征匈奴暉復上疏諫頃之病卒

華嶠書曰暉年五十失妻昆弟欲爲繼室暉歎曰時俗希不以

後妻敗家者子頡修儒術安帝時至陳相
集解惠棟曰朱公叔鼎銘云考為陳留太守不

遂不復娶也云陳頡子穆相也

穆字公叔集解先謙曰御覽九百三引謝承書云穆字文元年五歲便有孝稱父母有病

輒不飲食差乃復常及壯耽學銳意講誦或時思至不自知亡失

衣冠顛隊阬岸其父常曰為專愚幾不知數馬足幾音近衣反前書曰石慶為太

僕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穆愈更精篤初舉孝廉謝承書曰

穆少英才學明五經性矜嚴疾惡不交非類年二十為郡督郵

迎新太守見穆曰君年少為督郵因族執為有令德穆答曰郡中

瞻望明府如仲尼謂非顏回不敢以迎孔子更問風俗人物太守

甚奇之曰僕非仲尼督郵可謂顏回也遂歷職服膺舉孝廉也集解

解惠棟曰朱公叔鼎銘云初舉孝廉除郎中尚書侍郎獨念運際

存亡之要乃陳五事諫謀深切退處畝畝以察天象驗應著焉又

張璠漢記云太守問貞婦孝子隱閭未彰言于府穆曰方今聖道
大行文武未墜于地家有貞婦戶有孝子比屋連棟不可勝數
順帝末江淮盜賊羣起州郡不能禁或說大將軍梁冀曰朱公叔
兼資文武海內奇士若曰為謀主賊不足平也冀亦素聞穆名乃

辟之使典兵事甚見親任

集解惠棟曰朱公叔鼎銘云孝順晏駕賊發江淮時辟大將軍張璠漢記云梁冀第

拜宛陵令非其好也遂以疾辭復辟大將軍張璠漢記云梁冀第

池中船無故自覆問朱穆穆曰舟所以濟渡萬物不施遊戲而已

今覆者天成將軍濟渡及桓帝即位順烈太后臨朝穆曰冀執地

萬民不可長念戲也

親重望有已扶持王室因推災異奏記已勸戒冀曰穆伏念明年

丁亥之歲刑德合於乾位

厥法太歲在丁王歲德在北宮太歲在

集解錢大昕曰漢書藝文志刑德合四歲而分十六歲而復合刑不

今皆不傳淮南天文訓言刑德合四歲而分十六歲而復合刑不

得入中宮而遷于木則其說自漢初已有之矣今依其法衍之甲

己之歲德在北宮戊癸之歲德在中宮故王莽傳云蒼龍癸酉德在

之歲德在北宮戊癸之歲德在中宮故王莽傳云蒼龍癸酉德在

中宮張純傳云蒼龍甲寅德在東宮也申子辰之歲刑在東方子

刑卯也亥卯未之歲刑在西方午酉自刑也翼氏風角云金剛火逼各守

巳酉丑之歲刑在西方午酉自刑也翼氏風角云金剛火逼各守

其鄉即午酉自刑之謂也又云二陰並行是以王者忌子卯即子

卯相刑之謂也蘇竟傳云德在中宮刑在木謂建武四年戊子之

歲也此傳云丁亥之歲刑德

合于乾位乾位謂北方也

道窮也

易坤卦上六象詞也坤爻居上六故云其道窮也王弼注

云陰之爲道卑順不逆乃全其美盛而不已同陽之地陽

所不堪故戰於野集解惠棟曰案淮南子云陰陽相德則刑德謂合門坤上六在亥亥者乾本位也乾坤合居故有龍戰之災謂

陽道將勝而陰道負也今年九月天氣鬱冒五位四候集解惠棟曰五位謂

侯大夫卿公辟也連失正氣此互相明也集解王補曰袁宏紀此四候坎離震兌也下有天地大驗四字

夫善道屬陽惡道屬陰集解蘇輿曰繁露陽尊陰卑篇惡之屬盡為陰善之屬盡為陽陽為德陰為刑若

修正守陽摧折惡類則福從之矣穆每事不逮所好唯學傳受於

師時有可試願將軍少察愚言申納諸儒申重而親其忠正絕其

姑息姑且也息安也小人之道苟且取安也禮記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專心公朝割除

私欲廣求賢能斥遠佞惡集解王補曰此四語袁宏紀作宜專心公門然後能斥逐邪惡在篇首明年丁

亥上夫人君不可不學當曰天地順道漸漬其心宜為皇帝選置

師傅及侍講者得小心忠篤敦禮之士將軍與之俱入參勸講授

師賢法古此猶倚南山坐平原也誰能傾之今年夏集解王補曰袁宏紀今年

夏以下別為一篇所謂附以密記也月暈房星明年當有小見宜急誅姦臣為天下

所怨毒者曰塞災咎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穆意欲言宦官恐議耶其漏泄之狀不能已復附以密記云云

大夫之位本曰式序儒術高行之士今多非其人九卿之中亦有

乖其任者惟將軍察焉又薦种鬲樂巴等而明年嚴鮪

集解沈字案清河

王李固杜喬傳皆作劉鮪且清河王傳云南陽謀立清河王蒜又

妖賊劉鮪而李固傳云魏郡劉鮪未知孰是

黃龍二見沛國冀無術學遂曰穆龍戰之言為應

集解惠棟曰穆所指謂人君左

右不得其人恐小人長而君子於是請為從事中郎薦巴為議

郎舉穆高第為侍御史

續漢書曰穆舉高第拜侍御史桓帝臨辟

階皆避弓穆過呼虎賁曰執天子器何故投於地虎賁怖即攝弓

穆劾奏虎賁抵罪公卿皆慙曰朱御史何故謂臨事不惑者也集解

惠棟曰朱公叔鼎銘云再拜博士高第作侍御史矯枉董直罔肯

阿順以黜其位潛于郎中羣公並表乃遷議郎登于東觀纂業前

史劉知幾云元嘉元年令大中大夫邊韶大軍營司馬崔實議郎

朱穆曹壽雜作孝穆崇二皇及順烈皇后傳又增外戚傳入安思

等后儒林傳入崔篆諸人號曰漢記案穆為侍御史以不肯阿順

免官復為郎中及遷議郎與邊韶崔實增修漢記范史皆不載也

先謙曰官本注呼作呵御覽二百四十七引謝承書以劾虎賁為

穆為尚書歲初百官朝賀事事類賦注十二同御覽二百五十三引

張璠漢記亦云穆黨事禁錮徵拜倫時同郡趙康叔盛者隱於武

當山清靜不仕已經傳教授穆時年五十乃奉書稱弟子及康歿

喪之如師其尊德重道爲當時所服常感時澆薄慕尙敦篤

集解注文

臺曰御覽九百三引謝承書云常養豬有病使人賣之於市語之

曰如售當自告買者言病也賣豬者售不言病且直過多穆怪其

辭不敢穆棄錢而去乃作崇厚論其辭曰夫俗之薄也有自來

矣故仲尼歎曰大道之行也而丘不與焉

禮記曰仲尼歎曰大道之行三代之英丘未之

逮也而有志焉鄭玄注曰蓋傷之也夫道者曰天下爲一在彼猶

在大道謂三皇五帝時也

在己也故行違於道則愧生於心非畏義也事違於理則負結於

意非憚禮也故事率性而行謂之道

率循也子思曰天命之謂性得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也得

其天性謂之德

天之所命之謂性不失天性是謂德

德性失然後貴仁義

道德之性失仁義之

彰是曰仁義起而道德遷

遷徙也禮法興而淳樸散故道德曰仁義

爲薄淳樸曰禮法爲賊也

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失禮者忠性之薄

而亂之首也集解先夫中世之所敦已為上世之所薄中世謂五帝時況

謙曰官本注性作信又薄於此乎故夫天不崇大則覆幬不廣地不深厚則載物不博

博亦覆左傳曰如天之無人不敦敦施則道數不遠敦施厚大也

敦施數猶理也言人不敦敦昔在仲尼不失舊於原壤原壤孔子之

厚不能入道之精理也厚原壤之母死孔子助之沐柳原壤登木而歌曰狸首之斑然執女

手之卷然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親者無失其為親故者為

無失其楚嚴不忍章於絕纓說苑曰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燭滅

冠纓告王趣火來上視絕纓者王曰賜人酒使醉失禮奈何欲顯顯

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命左右曰與寡人飲不絕冠纓者不權權

臣臣餘人皆絕去其冠纓乃上火也由此觀之聖賢之德敦矣老氏之經曰大丈夫

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此老子道德經

道德為厚禮法為薄清虛為實聲色為華去彼華夫時有薄而厚

薄取此厚實集解惠棟曰顧歡老子義疏四卷施行有失而惠用俗之凋薄以厚御之行有失故覆人之過者

誠其兄子曰吾欲汝曹聞人之過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

得言斯言要矣遠則聖賢履之上世

履踐也言敦厚之道孔子楚莊已踐履之

近則邴

吉張子孺行之漢廷

宣帝時邴吉爲丞相不案吏曰夫以三公府案史吾竊陋之子孺爲車騎將軍匿名遠權

隱人過失集解錢大昕曰王懋竑云張安世不當獨稱字乃章懷所改也世皆改作代而人名不合改故稱其字

故能振

英聲於百世播不滅之遺風不亦美哉然而時俗或異風化不敦

而尙相誹謗

集解劉攽曰案下文有而字則然字下不宜更用而字

謂之臧否記短則兼折

其長貶惡則并伐其善悠悠者皆是其可稱乎

悠悠多也稱舉也

凡此之

類豈徒乖爲君子之道哉將有危身累家之禍焉悲夫行之者不

知憂其然故害興而莫之及也斯旣然矣又有異焉人皆見之而

不能自遷何則務進者趨前而不顧後榮貴者矜己而不待人智

不接愚富不賑貧貞士孤而不恤賢者尼而不存故田蚡曰尊顯

致安國之金

田蚡武帝王皇后同產弟爲太尉親貴用事時安國爲梁王太傅坐法失官安國以五百金遺蚡蚡爲言

太后即召以爲北地都尉也淳于曰貴執引方進之言翟方進成帝時爲丞相

方進獨與長交稱薦之也夫曰韓翟之操爲漢之名宰前書曰天子以

韓安國爲國器拜御史大夫又曰翟方然猶不能振一貧賢薦一

進智能有餘天子甚重之故言名宰也

孤士又況其下者乎此禽息史魚所已專名於前而莫繼於後者

也韓詩外傳曰禽息秦大夫薦百里奚不見納繆公出當車以頭

擊闕腦乃精出曰臣生無補於國不如死也繆公感寤而用百

里奚素以大化禮大夫殯於正室士於適室韓子曰史魚衛大夫

卒委柩後寢衛君弔而問之曰不能進道伯玉退彌子瑕以屍諫

也故時敦俗美則小人守正利不能誘也時否俗薄雖君子爲邪

義不能止也皆率於何則先進者既往而不反後來者復習俗而

追之是已虛華盛而忠信微刻薄稠而純篤稀斯蓋谷風有棄子

之歎詩小雅曰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伐木有鳥鳴之悲矣詩

雅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嗟乎世士誠躬師孔聖之崇

遷于喬木嬰其鳴矣求其友聲也則嘉楚嚴之美行希李老之雅誨思馬援之所尙鄙二宰之失度

美韓稜之抗正

事具韓稜傳集解惠棟曰案上文未及稜事必有缺失穆集已亡無從是正

貴丙張之

弘裕賤時俗之誹謗則道豐績盛名顯身榮載不刊之德

刊創播

不滅之聲然知薄者之不足厚者之有餘也

集解劉攽曰案文然字下不可少後字明

脫彼與草木俱朽

彼謂薄也

此與金石相傾

此謂厚也老子

豈得同年

而語竝日而談哉又著絕交論亦矯時之作

穆集載論其畧曰或曰子絕存問不見客

亦不答也何故曰古者進退趨業無私遊之交相見以公朝享會

以禮紀否則朋徒受習而已曰人將疾子如何曰寧受疾曰受疾

可乎曰世之務交遊也久矣敦于乘不忌于君犯禮以追之背公

以從之其愈者則孺子之愛也其甚者則求蔽過竊譽以贍其私

事替義退公輕私重居勞於聽也或於道而求其私贍矣是故蓬

往不反而莫敢止焉是川瀆竝決而莫敢之塞游獵蹂躪而莫之

禁也詩云威儀棣棣不可選也後生將復何述而吾不才焉能規

此實悼無行子道多闕臣事多尤思復白圭重考古言以補往過

時無孔堂思兼則滯匪有廢也則亦焉興是以敢受疾也不亦可

乎文士傳曰世無絕交又與劉伯宗絕交書及詩曰昔我為豐令

足下不遺母憂乎親解纆經來入豐寺及我為侍書御史足下親

來入臺足下今為二千石我下為郎乃反因計吏以謁相與足下

豈丞尉之徒我豈足下部民欲以此謁為榮寵乎咄劉伯宗於仁

義道何其薄哉其詩曰北山有鴟不潔其翼飛不正向窠不定息

飢則木攬飽則泥伏餐餐貪汗臭腐是食填腸滿噓嗜欲無極長
鳴呼鳳謂鳳無德鳳之所趨與子異域永從此訣各自努力蓋因
此而著論也集解惠棟曰宋本選作算見王氏詩攷算與選古文
通侍書當作持書本治書御史也或云書字衍朱公叔鼎銘穆嘗
爲宛陵令今云爲豐令未詳我下爲郎鼎銘所謂潛于郎中時也
沈欽韓曰注文士傳曰世無絕交於上下文都無義理非脫文則
錯出先謙曰官本部下無民字引劉攽曰注我足梁冀驕暴不悛
下部欲以此調爲榮寵乎案文部字下少一民字

朝野嗟毒穆曰故吏懼其釁積招禍復奏記諫曰古之明君必有

輔德之臣規諫之官下至器物銘書成敗曰防遺失

黃帝作中机之法孔甲有

盤孟之誠太公陰謀曰武王衣之銘曰蠶桑苦女工難得新捐故

後必寒鏡銘曰以鏡自照者見形容以人自照者見吉凶鵠銘曰
樂極則悲沈涵致故君有正道臣有正路說苑君道篇曰人君之

非社稷爲危也

故君有正道臣有正路

道清淨無爲務在博愛

趨在任賢廣開耳目以察萬方不固溺於流俗不拘繫於左右臣
術篇曰人臣之術順從復命無所敢專議不苟合位不苟尊必有

益於國必有

從之如升堂違之如赴壑今明將軍地有申伯之尊

補於君也

申國之伯周

位爲羣公之首

冀絕席於三公

一日行善天下歸仁

論語曰

己復禮天

終朝爲惡四海傾覆頃者官人俱置加曰水蟲爲害

下歸仁焉

水災

及蝗京師諸官費用增多詔書發調或至十倍各言官無見財皆

當出民榜掠割剝彊令充足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載穆諫曰京師之費十倍于前河內一郡嘗調練素

綺穀八萬餘匹今乃十五萬匹官無見錢皆出于民民多流亡皆虛張戶口戶口既少而無賞者多當復割剝公賦重歛公賦

既重私歛又深牧守長吏多非德選貪聚無厭遇人如虜或絕命

於箠楚之下或自賊於迫切之求也

賊殺

又掠奪百姓皆託之尊府

集解通鑑胡注尊府指大將軍府

遂令將軍結怨天下吏人酸毒道路歎嗟言秦政

煩苛百姓士崩陳勝奮臂一呼天下鼎沸

前書淮南王謂伍被曰陳勝吳廣起於大澤奮

臂大呼天

而面諭之臣猶言安耳

秦胡亥時山東兵大起叔孫通謂胡亥曰鼠竊狗盜郡縣逐捕

之不足憂諸生曰何先生言之諛也集解先謙曰官本論作諛是

諱惡不悛卒至亡滅昔永和之

末綱紀少弛頗失人望四五歲耳而財空戶散下有離心馬免之

徒

集解惠棟曰蔣果云帝紀作勉

乘敝而起荆揚之間幾成大患

質帝時九江賊馬免稱黃帝歷

陽賊華孟稱黑帝竝九江都尉滕撫討斬之九江歷陽是荆揚之間也

幸賴順烈皇后初政清靜內

外同力僅乃討定今百姓戚戚困於承和內非仁愛之心可得容

忍外非守國之計所宜久安也夫將相大臣均體元首共輿而馳

同舟而濟輿傾舟覆患實共之豈可已去明卽昧履危自安也

卽就

主孤時困而莫之恤乎宜時易宰守非其人者減省第宅園池之

費拒絕郡國諸所奉送內已自明外解人惑使挾姦之吏無所依

託司察之臣得盡耳目憲度既張遠邇清一則將軍身尊事顯德

耀無窮天道明察無言不信惟垂省覽冀不納而縱放日滋遂復

賂遺左右交通宦者任其子弟賓客已爲州郡要職穆又奏記極

諫

集解惠棟曰
詳袁宏紀

冀終不寤報書云如此僕亦無一可邪穆言雖切

然亦不甚罪也永興元年河溢漂害人庶數十萬戶百姓荒饑流

移道路冀州盜賊尤多故擢穆爲冀州刺史州人有宦者三人爲

中常侍竝已檄謁穆穆疾之辭不相見冀部令長聞穆濟河解印

授去者四十餘人及到奏劾諸部至有自殺者曰威略權宜盡誅

賊渠帥舉劾權貴或乃死獄中有宦者趙忠喪父歸葬安平安平郡冀

州所僭為璵璠玉匣偶人玉匣長尺廣二寸半衣死者自腰以下

部虎將以璵璠斂杜預注云美玉穆聞之下郡案驗吏畏其嚴明遂

名君所佩也偶人明器之屬也發墓剖棺陳尸出之而收其家屬帝聞大怒徵穆詣廷尉謝承書

當就道冀州從事欲為畫像置廳事上穆留板書曰勿畫吾形以

為重負忠義之未顯何形像之足紀也集解惠棟曰漢時郡府聽

事壁皆有像贊注其清濁進退輪作左校左校署名屬將作掌左

上之司隸故從事欲畫穆形工徒集解通鑑胡注不

以趙忠玉匣為僭而以朱穆發墓太學書生劉陶等集解何焯曰

為罪昏暗之君豈有真是非哉書字疑衍惠

棟曰陶時在太學數千人詣闕上書訟穆曰伏見強刑徒朱穆集

故云太學書生先謙曰官本施處公憂國拜州之曰志清姦惡誠曰常侍貴寵父

子兄弟布在州郡竟為虎狼噬食小人故穆張理天綱補綴漏目

羅取殘禍曰塞天意由是內官咸共毒疾集解通鑑胡注謗譴煩

內官即中官

興譏隙仍作極其刑謫輸作左枝天下有識皆曰穆同勤禹稷而

被共鯨之戾若死者有知則唐帝怒於崇山重華忿於蒼墓矣尚書

曰放驩兜於崇山孔安國注曰崇山南裔也山海經曰有驩頭之國帝堯葬焉郭璞注云驩頭驩兜也禮記曰舜葬蒼梧之野集解

惠棟曰王充論衡云堯葬于冀州或言葬于崇山山海經曰狄山帝堯葬于陽鄆元曰狄山一名崇山當今中官近

習鄭玄注禮記云近習天子所親幸者也竊持國柄謂周禮以八柄詔王馭羣臣手握

王爵口含天憲集解通鑑胡注天憲王法也謂刑戮出于其運賞口也周壽昌曰本書宦者傳序即用此二語運賞

則使餓隸富於季孫運行也論語曰季氏富於周公集解呼噏則令

伊顏化為桀驢呼噏吐納也伊尹顏回夏桀盜而穆獨亢然不顧

身害非惡榮而好辱惡生而好死也徒惑王綱之不攝攝持也集解通鑑胡

注攝飭整也先謙曰懼天網之久失故竭心懷憂為上深計臣願

官本攝並作攝是黥首繫趾黥首謂鑿額涅墨也繫趾謂代穆校作帝覽其奏乃赦

之穆居家數年集解汪文臺曰御覽四百九十五引袁山松書在云桓帝時南陽語曰朱公叔肅肅如松柏下風在

朝諸公多有相推薦者於是徵拜尚書

集解惠棟曰鼎銘云復徵拜議郎病免官徵拜尚書

汪文臺曰幼學記十一引謝承書云穆爲尚書諫言正直又御覽三百四十七謝承書云有虎賁當階置弓於地謂羣僚曰此天子弓誰敢干越百僚皆避之穆呵之曰天子之弓當戴之於首上何敢置地大不敬卽收虎賁付獄治罪眾皆肅然服之事類賦注十

三穆旣深疾宦官及在臺閣旦夕共事志欲除之乃上疏曰案漢

故事中常侍參選士人建武已後乃悉用宦者自延平已來浸益

貴盛

集解先謙曰官本溢作益是

假貂璫之飾處常伯之任

璫以金爲之當冠前附以金貂也漢

官儀曰中常侍秦官也漢興或用士人銀璫左貂光武以後專任宦者右貂金璫常伯侍中集解惠棟曰漢官儀云侍中周官也成王時號曰常伯選于侯伯轉補哀闕言其道德可常尊也天朝政事一更其手權傾海內寵貴

無極子弟親戚竝荷榮任故汎濫驕溢莫能禁禦凶狡無行之徒

媚已求官恃執怙寵之輩漁食百姓窮破天下空竭小人愚臣已

爲可悉罷省遵復往初率由舊章更選海內清淳之士明達國體

者已補其處卽陛下可爲堯舜之君眾僚皆爲稷契之臣兆庶黎

民蒙被聖化矣帝不納後穆因進見口復陳曰臣聞漢家舊典置

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書事也省覽黃門侍郎一人傳發書奏通傳

也皆用姓族引用士人自和熹太后曰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曰

閹人爲常侍小黃門通命兩宮集解惠棟曰百官志云小黃門宦

宮以下眾事自此呂來權傾人主窮困天下宜皆罷遣博選耆儒宿德

與參政事帝怒不應穆伏不肯起左右傳出傳聲良久乃趨而去

集解先謙曰文選邱遲與陳伯之書注引袁書言穆上疏云養魚

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用之不時必也焦爛案此劉陶疏語見

陶傳袁自此中官數因事稱詔詆毀之穆素剛不得意居無幾憤

懣發疽也疽癰延熹六年卒集解惠棟曰朱公叔碑云六年四時年

六十四祿仕數十年蔬食布衣家無餘財公卿共表穆立節忠清

虔恭機密守死善道宜蒙旌寵策詔褒述追贈益州太守集解惠

銘載詔云尚書朱穆立節忠亮世篤爾行虔恪機任守死善道不

幸而卒朝廷憫焉今使灌謁者中郎楊賁贈益州刺史印綬魂而

有靈嘉其寵榮沈欽韓曰此歿而贈所著論策奏教書詩記嘲凡

官之始袁宏紀作益州刺史為是二十篇袁山松書曰穆著論甚美蔡邕嘗至其家自寫之集解沈欽韓曰御覽九百八十一文士傳曰朱穆作鬱金賦舊唐

志朱穆穆則在冀州所辟用皆清德長者多至公卿州郡子野少有

名節仕至河南尹野字子遠見荀爽薦文初穆父卒穆與諸儒考依古義諡

曰貞宣先生諡法曰清白守節曰貞善聞周達曰宣及穆卒蔡邕復與門人共述其

體行諡為文忠先生袁山松書曰蔡邕議云魯季文子君子以為忠而諡曰文子又傳曰忠文之實也忠以為

實文以彰之遂共議穆荀爽聞而非之故張璠論曰夫諡者上之所贈非下之所造故顏閔至德不聞有諡朱蔡各以衰世臧否不

立故私議之集解惠棟曰張璠漢紀蔡當至穆家寫書及穆卒邕及門人共諡穆曰忠文邕集曰門人陳季班等又碑作忠文公一

作忠女子

論曰朱穆見比周傷義偏黨毀俗左傳曰頑嚚不友是為比周杜預注云比近也周密也志

抑朋游之私遂著絕交之論蔡邕曰為穆貞而孤又作正交而廣

其志焉邕論略曰聞之前訓曰君子以朋友講習而正人無有淫朋是以古之交者其義敦以正其舊信以固逮夫周德始

衰頌聲既寢伐木有鳥鳴之刺谷風有棄予之怨其所由來政之
缺也自此以降彌以陵遲或缺其始終或強其比周或以縉紳忠
其然而論者諄諄如也疾淺薄而攜貳者有之惡朋黨而絕交游
者有之其論交也曰富貴則人爭趨之貧賤則人爭去之是以君
子慎人所以交已審己所以交人富貴則無暴集之客貧賤則無
棄舊之賓矣故原其所以來則知其所貴富貴則去見其所以始
則觀其所以終彼貞士者貧賤不待夫富貴富貴則久要不忘平
生之言惡則忠告善誨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離善則久要不為
可棄之行不患人之遺己也信有可歸之德不病人之遠己也不
為可棄之行不患人之薄責於人怨其遠矣求諸己而不求諸人
咎其稀矣夫遠怨稀咎有聞乎夫子然則以交誨也商也寬故告
之以容眾各從其行而矯之至於仲尼之正教則汎愛眾而親仁
故非善不喜非仁不親交游以方會友以文可無貶也穀梁子
亦曰心志既通名譽不聞友之罪也今將患其流而塞其源病其
末而刈其本無乃未若擇其正而黜其邪與其彼農皆黍而獨
稷焉夫黍亦神農之嘉穀與稷竝為黍盛也使交而可廢則黍
其慙矣括二論而言之則刺薄者博而洽斷交者貞而孤孤有
羔羊之節與其不獲已而矯時也走將從夫孤焉集解劉效曰注
否則止案否字當作不可先謙曰官本或以縉紳蓋孔子稱上交
不詔下交患其然或作是莫之能改也無能字是

不黷

易繫辭之言也

又曰晏平仲善與人交子夏之門人亦問交與子張

竝見論語集解先謙故易明斷金之義易繫辭曰二人詩載譙朋

之譙詩小雅伐木序云譙友朋故舊也其詩曰若夫文會輔仁直

諒多聞之友時濟其益論語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又紵衣

傾蓋彈冠結綬之夫遂隆其好左傳曰吳季札以綈帶贈子產子

子相遇於途傾蓋而語傾蓋謂駐車交蓋也前書曰王陽貢禹相

與爲友朱博與蕭育爲友時稱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其趣舍同

相薦斯固交者之方焉也方道至乃田竇衛霍之游客賈嬰孝文皇

達魏其侯游士賓客爭歸之武帝時爲丞相田蚡武帝王皇后同產

弟爲太尉蚡以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士吏趨執利者皆去嬰

而歸蚡衛青拜大將軍青姊子霍去病爲驃騎將軍皆爲大司馬

去病秩祿與大將軍等自是後青日衰而去病益貴青故人門下

多去事去病廉頗翟公之門賓史記曰廉頗趙人封爲信平君假

輒得官爵也廉頗翟公之門賓相國長平之免歸也故客盡去及

復用爲將客又至廉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以市

道交君有執我卽從君無執卽去此其理也又何怨焉下邳翟公

爲廷尉賓客亦填門及廢門外可設爵羅後復爲廷尉賓客欲往翟

公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

賤交情進由執合退由衰異又專諸荊卿之感激史記曰專諸堂

乃見也

以嫡嗣未得立請專諸刺吳王僚諸曰王僚可殺也毋老子弱是其無如我何光乃置酒請王僚酒酣專諸置匕首魚炙之中以刺王僚立死又曰荆軻衛人也燕太子丹質於秦秦王政遇之不善丹怨亡歸與軻交結乃尊為上卿故謂之荆卿軻入秦刺始皇不遂而侯生豫子之投身史記曰侯贏魏隱士為大梁夷門監者魏公也公孫無忌請為上客秦圍邯鄲贏教公子死也侯生豫子之投身公孫無忌請為上客秦圍邯鄲贏教公子竊兵符北救趙乃自到又曰豫讓晉人趙襄子滅智伯讓曰士情為知己者死乃變名姓欲刺襄子襄子令執之遂伏劍而死情為恩使命緣義輕皆曰利害移心懷德成節非夫交照之本未可

語失得之原也穆徒曰友分少全因絕同志之求黨俠生傲而忘

得朋之義易曰西蔡氏貞孤之言其為然也古之善交者詳矣漢

興稱王陽貢禹陳遵張竦前書曰陳遵字孟公杜陵人也張竦字伯松竦博學通達以廉儉自守而遵放

縱不拘操行雖異然相親友也中世有廉范慶鴻陳重雷義云

樂恢字伯奇京兆長陵人也父親集解惠棟曰世系云親之先樂殺趙封望諸君殺孫臣叔漢封

華成君子孫自趙徙長陵也為縣吏得罪於令收將殺之恢年十一常俯伏寺

門晝夜號泣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常伏寺東門外康地晝夜啼泣三輔決錄亦云案此與嬌皓事相類皓見會稽典錄

令聞而矜之即解出親恢長好經學事博士焦永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作焦贲案

鄭宏傳宏師河東太守焦贲坐楚王英事被收袁永為河東太守

紀稱贲嘗為博士後為河東太守則永當為贲也

恢隨之官閉廬精誦不交人物後永曰事被考諸弟子皆曰通關

被繫為交通恢獨噉然不污於法

噉明也音公鳥反或從白作皎音亦同

名儒性廉直介立

介特也

行不合己者雖貴不與交信陽侯陰就

集解

沈欽韓曰就封新陽侯屬汝南郡信新古通二漢志信作新

數致禮請恢恢絕不答後仕本郡

吏太守坐法誅

東觀記京兆尹張

故人莫敢往恢獨奔喪行服坐

曰抵罪歸復為功曹選舉不阿請託無所容同郡楊政

集解惠棟曰政見儒

林數眾毀恢後舉政子為孝廉由是鄉里歸之

集解汪文臺曰書鈔七十八引續漢

書云樂恢除守陽令在職剛直本傳無為令事

辟司空恢曰與倫同郡不肯留薦潁川杜安而退諸公多其行連

為司空恢曰與倫同郡不肯留薦潁川杜安而退諸公多其行連

辟之遂皆不應

華嗜書曰安擢為宛令以病去章帝行過潁川安上書召拜御史遷至巴郡太守而恢在家安與恢

書通問恢告吏口謝且讓之曰爲宛令不合志病去可也干人主
以闕顧非也遠平生操故不報安亦節士也年十三入太學號奇
童洛陽令周紆自往候安安謝不見京師貴戚慕其行或遺之書
安不發悉壁藏之及後捕案貴戚賓客安開壁出書印封如故集
解沈欽韓曰注年十三書後徵拜議郎會車騎將軍竇憲出征匈奴
引先賢行狀作年十五後徵拜議郎會車騎將軍竇憲出征匈奴
奴恢數上書諫爭朝廷稱其忠東觀記載恢上書諫曰春秋之義
王者不理夷狄得其地不可墾發
得其人無益於政故明主之於夷狄羈縻而已孔子曰遠人不服
則修文德以來之以漢之盛不務修舜禹周公之德而無故興干
戈動兵革以求無入爲尙書僕射是時河南尹王調洛陽令李阜
用之物臣誠惑之

與竇憲厚善縱舍自由恢劾奏調阜并及司隸校尉諸所刺舉無

所迴避貴戚惡之

決錄注曰調字叔和爲河南尹永和二年坐買
洛陽令同郡任稜竹田及上罷城東舊渠免官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
司隸校尉司空蔡也

憲弟夏陽侯瓌欲往候恢恢謝不與通憲兄

弟放縱而忿其不附己妻每諫恢曰昔人有容身避害何必巨言

取怨恢歎曰吾何忍素餐立人之朝乎

集解惠棟曰韓詩薛君章
句云何爲素餐素者質也

人但有質樸而無治
民之材故曰素餐

遂上疏諫曰臣聞百王之失皆由權移於下

大臣持國常曰執盛爲咎伏念先帝聖德未永早棄萬國陛下富

於春秋纂承大業春秋謂年也言年少諸舅不宜幹正王室曰示

天下之私經曰天地乖互眾物大傷集解沈欽韓曰易緯通卦驗乾氣退萬物傷此下疑並出

易緯而今不可考君臣失序萬人受殃政失不救其極不測方今之宜上

曰義自割下曰謙自引四舅可長保爵土之榮四舅謂竇憲弟篤景瓌也皇太

后永無慙負宗廟之憂誠策之上者也書奏不省時竇太后臨朝

和帝未親萬機恢曰意不得行乃稱疾乞骸骨詔賜錢太醫視疾

恢薦任城郭均成陽高鳳集解錢大昕曰案逸民傳高鳳南陽葉人此成陽恐是南陽之譌或別有同姓

名而遂稱篤拜騎都尉上書辭謝曰仍受厚恩無曰報效夫政在

大夫孔子所疾論語孔子曰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世卿持權春秋曰戒左傳曰齊崔氏出奔

衛公羊傳曰崔氏者何齊大夫稀聖人懇惻不虛言也近世外戚

富貴必有驕溢之敗今陛下思慕山陵未遑政事諸舅寵盛權行

四方若不能自損誅罰必加臣壽命垂盡臨死竭愚惟蒙留神詔

聽上印綬乃歸鄉里竇憲因是風厲州郡迫脅恢遂飲藥死弟子

綏經輓者數百人輓引也庶眾痛傷之後竇氏誅帝始親事恢門生

何融等上書陳恢忠節集解何焯曰時上書者自融之外有趙牧見明八王傳注除子已為郎

中三輔決錄注曰已字伯文為郎非其好也去官

何敞字文高扶風平陵人也其先家于汝陰六世祖比干學尚書

於晁錯何氏家傳六世祖父比干字少卿經明行修兼通法律為汝陰縣獄吏決曹掾平活數千人後為丹陽都尉獄無冤

囚淮汝號曰何公征和三年三月辛亥天大陰雨比干在家日中

夢貴客車騎滿門覺以語妻語未已而門有老嫗可八十餘頭白

求寄避雨雨甚而衣履不濡漬雨止送出門乃謂比干曰公有陰

德今天錫君策以廣公之子孫佩印綬者當如此算比干年五十八

有六男又生三子本始元年自汝陰徙平陵代為名族集解沈欽韓曰御覽三百七十八引三輔決錄注曰張氏得鈞何氏得算三

輔舊語云何氏算張氏鈞何氏肥張氏瘦言何氏肥人輒貴瘦人輒賤張氏瘦者輒貴肥者輒賤搜神記京北長安有張氏者書獨處室有鳩自外入張氏惡之披懷而祝曰鳩來為我禍邪飛上承

塵爲我福邪來入我懷鳩翻入懷以手探則不知鳩之所
在而得一金帶鈎焉遂寶之是後子孫昌盛有爲必倍
武帝時

爲廷尉正集解沈欽韓曰作正者是三輔決錄注茂陵何比干漢武時丞相公孫宏舉爲廷尉右平獄無冤民號曰何公

顏注云宣帝始置左右平而決與張湯同時湯持法深而比干務錄云漢武時爲廷尉右平誤矣

仁恕數與湯爭雖不能盡得然所濟活者已千數後遷丹陽都尉

因徙居平陵敞父寵建武中爲千乘都尉已病免遂隱居不仕敞

性公正自己趣舍不合時務每請召常稱疾不應元和中辟太尉

宋由府由待已殊禮敞論議高常引大體多所匡正司徒袁安亦

深敬重之是時京師及四方累有奇異鳥獸草木言事者已爲祥

瑞敞通經傳能爲天官意甚惡之乃言於二公曰夫瑞應依德而

至災異緣政而生故鸛鶴來巢昭公有乾侯之尾春秋有鸛鶴來巢左傳魯大夫

師已曰文武之世童謠有之曰鸛鶴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鸛鶴

鴝跌跌公在乾侯季平子逐昭公公孫於乾侯杜預注乾侯在魏郡斥丘縣西狩獲麟孔子有兩楹之殞公羊傳西狩獲麟有以告魯境內邑孔子者曰有麋而角者何

孔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反袂拭面涕下沾袍曰吾道窮矣何
氏注麟者太平之符聖人之類時得麟而死此亦天告夫子將沒
之徵也禮記孔子謂子貢曰子瞻昔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焉殷
人殯於兩楹之間丘即殷人也子殆將死也遂寢疾七日而死
海鳥避風臧文祀之君子譏焉國語曰海鳥爰居止於魯東門之
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展禽
譏焉因曰今茲海其有風乎廣州之鳥恆知避風是歲海多大
風冬暖文仲聞之曰吾過矣集解先謙曰官本注州作川是今
異鳥翔於殿屋怪草生於庭際不可不察由安懼然不敢咎懼音
紀俱
反集解先謙曰居無何而肅宗崩時竇氏專政外戚奢侈賞賜過
官本注俱作具
制倉帑為虛帑音立朗反集解惠棟曰帑本古妻
孥字服虔通俗文始以帑為帑藏字敝奏記由曰集
解
沈欽韓曰案袁宏紀以章帝元和三年歲比不登諸王皆留京師
賞賜過厚太尉掾何敞說宋由曰云云此傳則在竇憲秉政後和
帝即位之初通鑑次此事在章和二年章帝未崩之前據敞奏記
云公視事出入再期又言臘賜知在此年蓋帝紀以元和三年宋
由代鄭宏為太尉通鑑是也
敝聞事君之義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歷觀世主時
臣無不各欲為化垂之無窮然而平和之政萬無一者蓋曰聖主
賢臣不能相遭故也今國家秉聰明之弘道明公履晏晏之純德

晏晏溫

君臣相合天下翕然治平之化有望於今孔子曰如有風

和也我者三年有成今明公視事出入再葺宜當克己已醕四海之心

禮一穀不升則損服徹膳

禮記曰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損服減損服御

天下不足若

已使然而比年水旱人不收穫涼州緣邊家被凶害時西羌犯男

子疲於戰陳妻女勞於轉運老幼孤寡歎息相依又中州內郡公

私屈竭此實損膳節用之時國恩覆載賞資過度但聞臘賜自郎

官已上公卿王侯已下至於空竭帑藏損耗國資尋公家之用皆

百姓之力明君賜資宜有品制忠臣受賞亦應有度

臘賜大將軍三公錢各二

十萬牛肉二百斤粳米二百斛特進侯十五萬卿十萬校尉五萬

尚書三萬侍中將大夫各二萬千石六百石各七千虎賁羽林郎

二人共三千以為祀是已夏禹玄圭周公束帛

門戶直見漢官儀也

惠棟曰鄭元尚書注云今明公位尊任重責深負大上當匡正綱

所賜之幣蓋璋以皮紀下當濟安元元豈但空空無違而已哉

集解通鑑胡注空當宜作恹恹恹謹慤也

先正己曰率羣下還所得賜因陳得失奏王侯就國除苑囿之禁

節省浮費賑恤窮孤則恩澤下暢黎庶悅豫上天聰明必有立應

使百姓歌誦史官紀德豈但子文逃祿國語昔楚鬬子文三登令尹無一日之積成王聞子

文朝不及夕也於是乎每朝設脯七束糗一筐以羞子文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人謂子文曰人生求富子逃之何

也對曰從政者以庇人也人多曠者而我取富焉公儀退食之比

是勤人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

哉史記公儀休相魯食茹而美拔園葵而棄之見布好而逐出其家婦燭其機云欲令農士女工安得售其貨乎比音底集解先

謙曰官本注售作奪引劉攽曰注安得由不能用時齊殤王子都奪其貨乎案文奪當作售得當作所也

鄉侯暢奔弔國憂上書未報時章帝崩也殤王縯石齊武王名之孫也集解劉攽曰案殤字當作煬字

說在侍中竇憲遂令人刺殺暢於城門屯衛之中暢得幸竇太后故刺殺之而

主名不立敝又說由曰劉暢宗室肺腑集解先謙曰官本肺腑作府茅土藩臣來

弔大憂上書須報也須待親在武衛致此殘酷奉憲之吏莫適討捕

適音的謂無蹤迹不顯主名不立敝備數股肱職典賊曹
股肱謂指的手臂也

公府有賊曹

主知盜賊也故欲親至發所目糾其變而二府曰爲故事三公不

與盜賊

做在大尉府二府謂司徒司空邴吉爲丞相不案事遂爲故事見馬防傳也

昔陳平生於征戰

之世猶知宰相之分云外鎮四夷內撫諸侯使卿大夫各得其宜

陳平爲左丞相對文帝曰宰相者任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育萬

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

集解先謙曰任天子官本任作佐是今二府執事不深惟大義惑於所聞公縱姦慝

莫曰爲咎惟明公運獨見之明昭然勿疑做不勝所見請獨奏案

主者謂主知盜賊之曹也

於是推舉具

得事實京師稱其正曰高第拜侍御史時遂曰竇憲爲車騎將軍

大發軍擊匈奴而詔使者爲憲弟篤景竝起邸第興造勞役百姓

愁苦做上疏諫曰臣聞匈奴之爲桀逆久矣平城之圍嫚書之恥

匈奴冒頓以精兵三十萬騎圍高帝白登七日按白登在平東南十餘里

高后時冒頓遣高后書曰陛下獨立孤憤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娛願以所有易其所無孤憤冒頓自謂集解先謙曰官本注憤作憤是此二辱者臣子所爲捐軀而

必死高祖呂后忍怒還忿舍而不誅伏惟皇太后秉文母之操文母

文王之妻太姒也詩曰既育烈考亦有文母陛下履晏晏之姿匈奴無逆節之罪漢朝

無可慙之恥而盛春東作歲起於東人始就耕故曰東作興動大役元元怨恨咸

懷不悅而猥復為衛尉篤奉車都尉景繕修館第彌街絕里臣雖

斗筭之人鄭玄注論語筭竹器容斗二升集解先謙曰官本玄作氏誠竊懷怪已為篤景親近

貴臣當為百僚表儀今眾軍在道朝廷焦脣百姓愁苦縣官無用

而遽起大第崇飾玩好非所已垂令德示無窮也宜且罷工匠專

憂北邊恤人之困書奏不省後拜為尚書復上封事曰夫忠臣憂

世犯主嚴顏譏刺貴臣至已殺身滅家而猶為之者何邪君臣義

重有不得已也臣伏見往事國之危亂家之將凶皆有所由較然

易知也較明昔鄭武姜之幸叔段左傳鄭武姜愛少子叔段莊公立武姜請以京封叔段謂之京城太

叔後武姜衛莊公之寵州吁左傳衛莊公寵庶子州吁州吁好兵引以襲鄭公不禁大夫石碭諫曰臣聞愛子教

之以義方弗納於邪莊公不從及卒適愛而不教終至凶戾由是

子桓公立州吁乃殺桓公而篡其位史記蘇秦曰飢而觀之愛子若此猶飢而食之曰毒適所已害之也

不食烏喙者為其愈充伏見大將軍實憲始遭大憂公卿比奏欲

腹而與餓死同患也令典幹國事比類也憲深執謙退固辭盛位懇懇勤言曰深至

天下聞之莫不悅喜今踰年無幾大禮未終卒然中改兄弟專朝

憲秉三軍之重篤景總宮衛之權而虐用百姓奢侈僭倖誅戮無

罪肆心自快今者論議凶凶集解先謙曰官本咸謂叔段州吁復

生於漢臣觀公卿懷持兩端不肯極言者曰為憲等若有匪懈之

志則已受吉甫褒申伯之命申伯周宣王元舅也有令德故尹吉甫作頌以美之其詩曰維嶽降神生

甫及申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採此萬邦如憲等陷於臯辜則自取

問于四國集解先謙曰官本陳平周勃順呂后之權呂后欲封呂祿呂產為王王陵諫不許陳

誅產終不曰憲等吉凶為憂也臣敞區區集解惠棟曰廣雅云區

區誠也王補曰袁宏紀

作臣前連上便宜承陳誠欲計策兩安絕其縣縣塞其涓涓周金

得失非為嫉妬憲等也日涓涓不壅終為江河上不欲令皇太后損文母之號陛下有誓

泉之譏左傳鄭武姜引太叔段襲莊公莊公賁姜下使憲等得長

保其福祐然臧獲之謀上安主父下存主母猶不免於嚴怒臧獲

奴婢賤稱也史記曰蘇秦謂燕王曰客有遠為吏其妻私入其夫

將來私者憂之妻曰勿憂吾已為作藥酒待之矣居三日其夫果

至妻使妾舉藥酒而進之妾欲言酒之藥乎則恐逐其主母也欲

勿言耶則恐殺其主父於是伴僵而棄酒主父怒笞之故妾僵而

覆酒上存主父下有主母然終不免於笞集解臣伏惟累祖蒙恩

王補曰袁宏紀此下有況臣微末敢竭愚忠哉臣伏惟累祖蒙恩

至臣八世東觀記曰何修生成為漢膠東相成生果為太中大夫

輔都尉顯生鄢光祿大夫鄢生復曰愚陋旬年之間歷顯位備機

寵濟南都尉寵生敝八世也

近每念厚德忽然忘生雖知言必夷滅而冒死自盡者誠不忍目

見其禍而懷默苟全駙馬都尉瓊雖在弱冠有不隱之忠比請退

身願抑家權可與參謀聽順其意誠宗廟至計竇氏之禍敝數切

諫言諸寶罪過憲等深怨之時濟南王康尊貴驕甚康光武子也竈乃

白出敝為濟南太傅敝至國輔康曰道義數引法度諫正之康敬

禮焉歲餘遷汝南太守集解惠棟曰三輔決錄云敝為汝南太守

命侍中黃香銘之曰古典務農雕鏤傷民忠在竭節義在修身敝

懼禮賢命士改修德化事見黃香集沈欽韓曰案此傳敝為太守

在和帝永元中則敝疾文俗吏已苛刻求當時名譽故在職目寬

和為政立春日常召督郵還府督郵生司察愆過立分遣儒術大

吏案行屬縣顯孝悌有義行者及舉冤獄曰春秋義斷之集解惠棟曰案

目春秋斷獄之法始於董仲舒前書藝文志有公羊董仲舒治獄

十六篇應劭傳劭奏云故膠東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

議數遣廷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其得失於是作春秋決獄二百三

十二事動以經對言之詳矣前書五行志曰上使仲舒弟子呂步

舒持斧鉞治淮南獄以是曰郡中無怨聲百姓化其恩禮其出居

者皆歸養其父母追行喪服出居謂與父母別居者其親先亡者

棟曰賈子新書云秦人有子家富子壯而出分抱朴子載漢時語

云察孝廉父別居皆俗之薄也北海相景君碑云分子還養此云

出居者皆歸養蓋漢時循推財相讓者二百許人東觀記曰高諱吏皆以美教化為先務也

相讓推財置立禮官不任文吏又修理銅陽舊渠百姓賴其利銅陽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新蔡縣北水經注云葛陂東出為銅水俗謂之三丈陂集解沈欽韓曰紀要銅陽渠在汝寧府新蔡縣七十里

墾田增三萬餘頃吏人共刻石頌敝功德及賈氏敗有司奏敝子

與夏陽侯瓌厚善坐免官永元十二年復徵三遷五官中郎將常

忿疾中常蔡倫集解先謙曰官本常下有侍字倫深憾之元興元年敝召祠廟嚴

肅微疾不齋後鄧皇后上太傅禹冢敝起隨百官會倫因奏敝詐

病坐抵罪卒於家

論曰永元之際天子幼弱太后臨朝賈氏憑盛戚之權將有呂霍

之變呂祿呂產也霍光之子禹幸漢德未衰大臣方忠袁任二公正色立朝袁

任任曉樂何之徒抗論柱下漢官儀曰侍御史周官也為柱下史冠

也恢為司隸何敝為御史竝彈射糾察之官也集解陳景故能挾幼

雲曰恢以尚書僕射劾奏司隸未嘗為司隸也集解

劉劭受堂

主斷勦姦回之偏

勦絕也

集解劉攽曰故能扶幼主斷案文斷字

陶傳挾輔王室亦作挾沈欽韓曰勦絕之勦從刀不從力說文劉從刀桑聲引夏書天用剿絕其命勦勞也从力巢聲引春秋傳安民勦不然國家危矣夫竇氏之間唯何敞可已免而特曰子失交

之故廢黜不顯大位惜乎過矣哉

贊曰朱生受寄誠不愆義公叔辟梁允納明刺絕交面朋崇厚浮

偽

楊雄法言曰朋而不心而朋也友而

不心面友也浮偽者勸之以崇厚也恢舉謗已敞非祥瑞永言

國偪甘心彊誠

誠伎諂也竇憲兄弟奢僭上偪敞冒死切諫是甘心於彊誠之人也

朱樂何列傳第三十三

終

後漢書四十三

後漢書集解卷四十三校補

朱暉傳故以暉為衛士令

錢大昭曰續志南北宮衛士令各一人秩皆六百石再遷臨淮太

守至

吏畏其威人懷其惠注東觀記曰建武十六年四方牛大

疫臨淮獨不

錢大昭曰暉為臨淮太守當在永平時續志建武十六年亦無牛疫事永平十八年云牛疫死益即

其時注誤柳從辰曰據明紀永平十五年改臨淮為下邳國則十八年不得尚有臨淮太守本書災異不見續志者多有錢氏

以志為斷亦未確

堪卒暉聞其妻子貧困

案堪為蜀郡太守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後拜漁陽太守卒官已見堪本

傳此云妻子貧困固始終一節也

尚書張林

錢大昭曰林竇憲所薦由真定令遷尚書後以臧污抵罪

絕其姑息注姑且也

至以姑息

柳從辰曰尸子云棄黎老之言用姑息之語注姑婦也息小兒也言

婦孺之私也又呂氏春秋商王辟遠箕子爰近姑與息辰案姑息當指人說蓋絕其阿私之人耳尸子呂覽皆穆所見書注誤

又著絕交論注詩云威儀棣棣不可選也集解惠棟曰宋本選作

算錢大昭曰宋本閩本均作算選算古通見前書公孫劉田王楊蔡陳鄭傳贊此作選蓋淺學者妄改

下至器物銘書成敗注黃帝作巾机之法孔甲有盤孟之識柳從辰曰

二語本蔡邕銘論御覽引机作几孟作杆案机几孟杆雖本通作然據文選新刻滿銘事百巾机李善注引蔡邕銘論文亦與章懷注同知御覽不盡可據

漂害人庶數十萬戶錢大昭曰續漢五行志注引此傳作數千萬戶

故穆張理天綱官本綱作綱是

極其刑譴官本譴作譴

臣願黥首繫趾注繫趾謂欽其足也以鐵著足曰欽也案史記平準書欽左

趾集解引韋昭云欽以鐵為之著左趾以代刑也即章懷注所本欽原譌缺已據正官本注不誤

假貂璫之飾處常伯之任注璫以金為之當冠前附以金貂也官本

注金貂作金蟬集解惠棟曰漢官儀云侍中周官也成王時號曰常伯

選於侯伯轉補袞闕言其道德可常尊也柳從辰曰據孫經本漢官儀作選於諸伯

拾遺補闕此作轉補袞關轉或輔之譌案承上選於侯伯言轉亦可通但疑本是專字誤增車旁也又前書谷永傳戴金貂之飾執常伯之職顏注常伯侍中也伯長也常使長事者也一曰常任使之入此其長也是不取漢官儀說

故汎濫騎溢

官本汎作放

穆因進見口復陳曰至夏久乃趨而出集解先謙曰文選邱遲與

陳伯之書注

至

袁書誤

柳從辰曰袁宏紀亦載養魚等語爲劉陶疏文選皇后紀論注亦引袁山松書

誤作朱穆

延熹六年卒集解惠棟曰朱公叔碑云六年四月丁巳卒于京師

侯康曰蔡邕朱公叔墳前石碑載穆願命曰古者不崇墳不封墓祭服雖三年無不于寢今則易之吾不取也

追贈益州太守集解惠棟曰至

袁宏紀作益州刺史爲是

侯康曰經籍志

亡書內有益州刺史朱穆集二卷又文選廣絕交論注引范書亦作贈益州刺史意今本作太守乃校刊之誤案蔡邕朱公叔碑首云忠文公益州太守朱君則固可爲贈太守之一證漢制州刺史雖巡行所部各郡以六條問事而秩僅六百石遠不逮太守故太守轉爲刺史遷途贈官亦例以太守爲重也

謚爲文忠先生注遂共議穆官本注集解惠棟曰至碑作忠文公

一作忠文子

侯康曰中郎集朱公叔謚議云本謚曰忠文子按古之以子配謚者皆諸侯之臣也至于王室之卿

大夫其尊與諸侯並故以公配府君王室亞卿也曰公猶可若稱子則降等多矣懼禮廢日久將詭時聽周有仲山甫伯陽嘉父優老之稱也宋有正考父魯有尼父配謚之稱也可于公父之中擇一處焉集中朱公叔碑首云忠文公後云歆惟忠文時惟朱父蓋不稱子猶前議也而傳則稱先生豈當時以公父均駭聽聞故廢邕議不用耶忠文爲文忠亦非從蔡謚

侯生孺子之投身注遂伏劍而死

官本注無遂字

情爲恩使

官本使作死

樂恢傳恢年十一

柳從辰曰袁宏紀一作二

後仕本郡吏注署戶曹吏

官本吏作史是

同郡楊政

柳從辰曰袁紀作杜陵人楊正

恢數上書諫爭注東觀記載恢上書諫曰

官本注無恢字

吾何忍素餐立人之朝乎集解惠棟曰韓詩薛君章句云何爲素

餐素者質也

柳從辰曰論衡量知篇云素者空也空虛無德食人之祿故曰素食此蓋用魯詩說

眾物大傷

大官本作天策易乾為大否卦大往小來孔疏云陽主生息故曰大

世卿持權春秋已戒注左傳曰齊崔氏出奔衛

案此春秋宣公十二年經文也左傳二

字乃春秋之誤各本皆未正

何敵傳故鸛鵒來巢昭公有乾侯之戾注左傳

至晉境內邑

官本注左

下有氏字邑下有也字

西狩獲麟孔子有兩楹之殯注公羊傳

至何氏注

官本注傳下注下皆有曰字

由安懼然不敢答注懼音紀俱反集解先謙曰官本注俱作具

錢大

昭曰懼然與瞿然同謹案懼讀為瞿仍應作去聲說詳袁安傳集解官本作紀具反是

倉帑為虛注帑音立朗反

官本注立作它

使卿大夫各得其宜注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

官本注焉作也

伏惟皇太后秉文母之操注亦有文母

官本注末有也字

今者論議凶凶集解先謙曰官本凶凶作洵洵是

謹案洵洵本水聲文選羽獵賦

洵洵旭旭天動地吸李善注洵洵旭旭鼓動之聲又易林中心不同爭訟洵洵皆就人聲言後世文章家承用之然前書高紀

天下句句頗洵洵皆就人聲言後世文章家承用之然前書高紀傳注又云謹議之聲且本書虞詡傳即作洵洵是意東方朔

也蜀志注趙雲謂公孫瓚曰天下詡詡未知孰是鹽鐵論辨訟公門之下詡詡不可勝聽則又可作詡詡素問移精變氣論粗

工兇兇原注兇兇謂不料事宜之可否也則亦可作兇兇晉語敵入而凶原注凶猶凶凶恐懼亦作兇兇是則此作凶凶仍可通

猶不免於嚴怒注客有遠為吏官本吏作使

歲餘遷汝南太守集解惠棟曰三輔決錄云倣為汝南太守帝南

巡過郡至沈欽韓曰案此傳倣為太守在和帝永元中則彼云

章帝誤也柳從辰曰御覽七百一引三輔決錄正作和帝南巡過郡

三遷五官中郎將錢大昭曰張酺傳作左中郎將

鄧張徐張胡列傳第三十四

後漢書四十四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鄧彪字智伯南陽新野人續漢書曰其先楚人鄧況始居新野子孫以農桑為業太傅禹之

宗也父邯中興初已功封鄆侯鄆音莫庚反集解惠棟曰鄆屬江夏郡蘇林云鄆音盲沈欽韓曰今

汝寧府羅山縣西南九里楚冥阨之地仕至渤海太守彪少勵志修孝行父卒讓國

與異母弟荆鳳本或無荆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彪以嫡長為世子邯薨當嗣爵讓與鳳也顯宗高其節

下詔許焉後仕州郡辟公府東觀記曰彪與同郡宗武伯翟敬伯陳綏伯張弟伯同志好齊名南陽號

伯五遷桂陽太守永平十七年徵入為太僕數年喪後母集解

曰華嶠書彪遭後母憂毀瘠過禮辭疾乞身詔曰光祿大夫行服集解錢大昭曰

以光祿大夫行服桓郁本越騎校尉而聽以侍中行服桓焉本太子太傅而聽以大行喪蓋侍中光祿大夫無定員亦無專職且

非中二千石卽有以憂乞身者或可聽許其服竟拜奉車都尉遷

大司農數月代鮑昱爲太尉彪在位清白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云以廉讓率下爲百

僚式視事四年已疾乞骸骨元和元年賜策罷集解惠棟曰袁宏紀載策曰惟君以

曾閔之行禮讓之高故慕君德禮以屬黎民貪與君意其上下太尉印綬君專精養和以輔天年

呂二千石奉終其身集解先謙曰東觀又詔太常四時致宗廟之

胙胙祭廟肉也禮凡預祭異姓則歸之胙同姓則留之宴彪不預祭而賜胙重之河南尹遣丞存問常已

八月旦奉羊酒東觀記曰賜羊一頭酒二石也和帝卽位已彪爲太傅錄尚書事

賜爵關內侯集解汪文臺曰御覽二百六華嶠書云百官總己以聽於彪恩寵之異莫與爲比焉先謙曰官本內作中

引劉攽曰案漢無關中侯中當作內字惠棟云北宋本作關中侯風俗通云漢武帝諱徹改曰通侯或曰列侯秦時六國將帥皆家

關中故稱關內侯永元初竇氏專權驕縱朝廷多有諫爭而彪在位修身

而已不能有所匡正又嘗奏免御史中丞周紆紆前失竇氏旨故

頗已此致譏然當時宗其禮讓及竇氏誅呂老病上還樞機職詔

賜養牛酒而許焉五年春薨于位天子親臨弔臨

集解王會汾曰諸本同案上臨

字疑衍

張禹字伯達趙國襄國人也祖父況族姊爲皇祖考夫人

皇祖考鉅鹿都

尉數往來南頓見光武光武爲大司馬過邯鄲況爲郡吏謁見光

武光武大喜曰乃今得我大舅乎因與俱北到高邑已爲元氏令

遷涿郡太守後爲常山關長會赤眉攻關城況戰歿

關縣屬常山郡今定州行

唐縣西北有故關邑城東觀記曰況遷涿郡太守時年八十不任兵馬上疏乞身詔許之後詔問起居何如子歆對曰如故詔曰家人居不足贍且以一縣自養復以況爲常山關長會赤眉攻關城況出戰死上甚哀之集解願炎武曰關縣見前漢志世祖省周壽昌曰關前漢常山屬縣後漢改樂城建武時尙未改故況爲其長也沈欽韓曰舊唐志鎮州有行唐縣定州有唐縣近常山之關縣者鎮州行唐非定州唐縣也注誤以鎮爲父歆初已報仇逃亡觀定關縣後省入樂城縣志北十里董保邨父歆初已報仇逃亡觀記曰歆守皋長有報父仇賊自出歆召囚詣閣曰欲自受其辭既入解械飲食便發遣遂棄官亡命逢赦出由是鄉里服其高義與此不後仕爲淮陽相終於汲令

東觀記曰歆爲相時王新歸國賓客放縱干亂法禁歆將令尉入宮

搜捕王白上欽坐禹性篤厚節儉東觀記曰禹好學習歐陽父卒

汲吏人賄送前後數百萬悉無所受又已田宅推與伯父身自寄

止永平八年舉孝廉稍遷集解先謙曰東觀記永平六年禹為廷尉府北曹史處事執平為京師所稱明

帝以其明達法理有張釋之風建初中拜楊州刺史集解惠棟曰

案漢隸皆作楊後人當過江行部中土民皆曰江有子胥之神難

於濟涉鄭元水經注曰吳王賜子胥死浮尸于江夫差悔與禹將羣臣臨江設祭修塘道及壇吳人因為立廟而祭焉

度吏固請不聽禹厲言曰子胥如有靈知吾志在理察枉訟豈危

我哉遂鼓楫而過歷行郡邑深幽之處莫不畢到親錄囚徒多所

明舉吏民希見使者民懷喜悅怨德美惡莫不自歸焉元和二年

轉兗州刺史亦有清平稱三年遷下邳相徐縣北界有蒲陽坡東觀

記曰坡水廣二十里徑且百里在道西其東有田可傍多良田而

萬頃坡與陂同集解沈欽韓曰蒲陽陂在泗州西北堙廢莫修禹為開水門通引灌溉遂成孰田數百頃勸率吏民假

與種糧親自勉勞遂大收穀實鄰郡貧者歸之千餘戶室廬相屬

其居成市集解先謙曰官本居作下後歲至墾千餘頃民用溫給東觀記曰禹巡行守舍止

大樹下食糲音億糲也乾飯屑飲水而已後年鄰國貧人來歸之

者茅屋草廬千餘戶屠酤成市墾田千餘頃得穀百萬餘斛集解

劉攽曰注禹巡行守舍止大樹下案文多一守字或云守當作常

也先謙曰注茅屋草廬千餘戶官本無餘字音億糲也四字是小

字注混入注中則文意不屬今東觀功曹吏戴閭故太尉掾也權

記無此四字千餘頃作四千餘頃動郡內有小譴禹令自致徐獄然後正其法徐縣名也東觀記曰

假車馬什物禹聞知令直符責問閭具以實對禹以宰士惶恐首

實令自致徐獄也集解惠棟曰漢雜律有假借不廉之條見陳羣

新律序前書王尊傳直符吏詣閭下師古曰直符吏若今之當直

佐吏也宰士者風俗通云謹案春秋尊公云宰其吏為士言于四

海無所自長史曰下莫不震肅永元六年入為大司農拜太尉和

帝甚禮之十五年南巡祠園廟禹曰太尉兼衛尉留守東觀記曰禹留守北

宮太官朝夕送食賜爵登具物除子男盛為郎也集解朱一新曰

開登即罷罷既後出字開登其本字也開與開同文選司馬遷

報任安書任昉奏彈劉整文內開茸皆作開茸說文新附有罷罷

字即開登之俗本書西域傳又有細布好罷罷注引埤蒼曰毛席

也釋名曰施之承大牀前小榻上登以上牀也釋名作榻登說文
無榻字見於大徐新附古或借間爲之隸釋載孟郁修堯廟碑石
間二坐間卽榻也一切經音義卷三出髡髡字注云毛聞車駕當
薦也施之於壁因以名焉經文作間知間登卽髡髡也

進幸江陵已爲不宜冒險遠驛馬上諫詔報曰祠謁旣訖當南禮
大江會得君奏臨漢回輿而旋及行還禹特蒙賞賜延平元年遷
爲太傅錄尚書事鄧太后已殤帝初育也育生欲令重臣居禁內乃

詔禹舍宮中給帷帳牀褥太官朝夕進食五日一歸府每朝見特

贊與三公絕席集解通鑑胡注特贊者每朝見贊拜者先獨贊禹名旣乃贊太尉名以下禹不與三公同贊也絕席

者朝位獨在百僚上禹上言方諒闇密靜之時不宜依常有事於
不與三公聯席也

苑囿鄭玄注論語曰諒闇謂凶廬也向書曰帝乃徂落四海遏密八音其廣成上林空地宜且已

假貧民太后從之集解先謙曰官本脫太字及安帝卽位數上疾乞身詔遣小

黃門問疾賜牛一頭酒十斛勸令就第其錢布刀劍衣物前後累

至永初元年已定策功封安鄉侯食邑千二百戶與太尉徐防司

空尹勤同日俱封其秋已寇賊雨水策免防勤而禹不自安上書

乞骸骨更拜太尉四年新野君病鄧太后母陰氏皇太后車駕幸其第禹與

司徒夏勤司空張敏俱上表言新野君不安車駕連日宿止臣等

誠竊惶懼臣聞王者動設先置止則交戟集解沈欽韓曰先置後世謂之頓遜周禮掌舍

設戟門鄭司農云以戟為門清道而後行清室而後御前書曰舊典天子行幸所至必遣靜室令先按

行清靜殿中離宮不宿所已重宿衛也陛下體烝烝之至孝集解先謙

以虞非常日今文尚書讀親省方藥恩情發中久處單外集解惠棟曰單外猶單處也周書曰

以烝烝上屬老弱單處孔晃百官露止識者所不安宜且還宮上為宗廟社稷

日單處無保障下為萬國子民比三上固爭乃還宮後連歲災荒府藏虛空禹上

疏求入三歲租稅已助郡國稟假稟給也假貸也詔許之五年已陰陽不

和策免七年卒于家使者弔祭除小子曜為郎中長子盛嗣集解惠棟

日黃瓊傳有尚書張盛其禹子與

徐防字謁卿沛國鉅人也鉅故城今亳州臨渙縣也集解沈欽韓曰臨渙城在鳳陽府宿州西南九十里

祖父宣爲講學大夫已易教授王莽王莽置六經祭酒各一人秩上卿長安國由爲講易祭酒

宣爲講學大夫蓋當屬於祭酒也父憲亦傳宣業防少習父祖學永平中舉孝廉

除爲郎防體貌矜嚴占對可觀顯宗異之特補尙書郎職典樞機

周密畏愼奉事二帝未嘗有過集解汪文臺曰初學記十一引續漢書云在臺閣典職十年奏事三

世未嘗有過御和帝時稍遷司隸校尉出爲魏郡太守永元十年

遷少府大司農防勤曉政事所在有迹十四年拜司空防已五經

久遠聖意難明宜爲章句已悟後學上疏曰臣聞詩書禮樂定自

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史記孔子沒子夏居西河教弟子三百人爲魏文侯師集解惠棟曰司馬貞云

案子夏文學著于四科序詩傳易又孔子以春秋屬商又傳禮著

在禮志洪邁云孔子弟子惟子夏于諸經獨有書于易則有傳于

詩則有序而毛詩之學一云子夏授高行子四傳而至小毛公一

云子夏傳曾申五傳而至大毛公于禮則有儀禮喪服一篇馬融

王肅諸儒多爲之訓說于春秋所云不能贊一辭蓋亦嘗從事于

斯矣公羊高實受之于子夏穀梁赤者風俗通云子夏門人于論

語則鄭康成以爲仲弓子夏等所撰定也防云發明章句始于子夏斯其證云棟案孝經緯鉤命決云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以春秋屬商孝經屬參此子夏傳春秋之明驗也論語撰攷議曰子夏等七十二人共撰仲尼微言以當素王故鄭康成作論語序以爲子夏其後諸家分析各有異說前書仲尼沒而微言絕七等所撰也

爲五詩分爲四漢承亂秦經典廢絕本文略存或無章句收拾缺

遺建立明經博徵儒術開置太學武帝時開學官置博士弟子員也孔聖既遠微

旨將絕故立博士十有四家漢官儀曰光武中興恢弘稽古易有施孟梁丘賀京房書有歐陽和伯夏

俟勝建詩有申公轅固韓嬰春秋有嚴彭祖顏安樂禮有戴德戴聖凡十四博士太常差選有聰明威重一人爲祭酒總領綱紀也

設甲乙之科前書曰歲課甲科四十人爲郎中乙科二十人爲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已勉勸

學者所已示人好惡改敝就善者也伏見太學試博士弟子皆已

意說不修家法諸經爲業各自名家私相容隱開生姦路每有策試輒興爭

訟論議紛錯互相是非孔子稱述而不作但述先聖之言不自制作又曰吾猶

及史之闕文古者史官於書事有不知則闕以待能者孔子言吾少時猶及見古史官之闕文今則無之疾時多穿鑿

也見論語也

疾史有所不知而不肯闕也今不依章句妄生穿鑿已遵

師爲非義

集解沈欽韓曰呂覽尊師篇說義不稱師名之曰叛

意說爲得理輕侮道術寢已

成俗誠非詔書實選本意改薄從忠三代常道

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

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

志反史記僊或作薄集解先謙曰官本代作世引劉敞曰三世常

道案世與代全別緣太宗諱遂更世爲代此合用代字乃誤爲世

蓋後人知此書中世字率皆換爲專精務本儒學所先臣已爲博

士及甲乙策試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已試之解釋多者爲上

伐謂自相攻伐也

皆正已爲

非五經各取上第六人論語不宜射策雖所失或久差可矯革

東觀

記防上疏曰試論語本文章句但通度勿以射策冀令學者務本

有所一心專精師門思核經意事得其實道得其真於此弘廣經

術尊重聖業有益於化雖從來久六經詔書下公卿皆從防言十

六年拜爲司徒延平元年遷太尉

集解惠棟曰漢官儀載殤帝策書云司徒防以臺閣機密施政

牧守其以防為與太傅張禹參錄尚書事數受賞賜甚見優寵安

帝即位已定策封龍鄉侯集解錢大昭曰泰山博縣鄉沈欽韓曰通志龍鄉城在泰安府泰安縣東南五

里食邑千一百戶其年已災異寇賊策免就國凡三公已災異策

免始自防也東觀記曰郡國被水災比州湮沒死者以千數災異數降西羌反叛殺略人吏京師淫雨蟲賊傷稼穡防

比上書自陳過咎遂策免集解官本考證曰監防卒子衡當嗣讓本脫去凡三公以災異策免八字從諸本增

封於其弟崇數歲不得已乃出就爵云

張敏字伯達河間鄭人也鄭今瀛州縣也音莫集解沈欽韓建初曰在河間府任邱縣北三十五里

二年舉孝廉四遷五年為尚書建初中有人侮辱人父者集解惠棟曰方

言云秦晉之間罵奴婢曰侮郭璞云言為人所輕弄而其子殺之肅宗賞其死刑而降宥之

賞寬也音自後因已為比集解惠棟曰鄭康成禮記注云已行故事曰比是時遂定其議

曰為輕侮法敏駁議曰夫輕侮之法先帝一切之恩集解惠棟曰

切者權時之事非經常也猶如以刀切物苟取整齊不顧長短縱橫故言一切他皆放此案漢東海廟碑云念四時享祀有常每飾

壹切旋則隨崩則知一切者權時之語顏說是也不有成科班之律令也夫死生之決宜

從上下猶天之四時有生有殺若開相容恕著爲定法者則是故

設姦萌生長罪隙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由從也言設政教可使使

人從之若知其本末愚者或輕而不行事見論語春秋之義子不報讐非子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

子復讐可也注云不受誅罪不當誅也集解惠棟曰公羊隱十一年傳云子沈子曰君弑臣不討賊非臣也不復讐非子也敏所引

指此注誤而法令不爲之減者曰相殺之路不可開故也今託義者得

減妄殺者有差使執憲之吏得設巧詐非所曰導在醜不爭之義

導教也醜類也又輕侮之比寢曰繁滋至有四五百科轉相顧望彌復增

甚難曰垂之萬載臣聞師言救文莫如質故高帝去煩苛之法爲

三章之約建初詔書有改於古者可下三公廷尉蠲除其敝議寢

不省敏復上疏曰臣敏蒙恩特見拔擢愚心所不曉迷意所不解

誠不敢苟隨眾議臣伏見孔子垂經典皋陶造法律史游急就篇曰皋陶造獄

法律存也原其本意皆欲禁民爲非也未曉輕侮之法將曰何禁必不

能使不相輕侮而更開相殺之路執憲之吏復容其姦枉議者或

曰平法當先論生臣愚曰爲天地之性唯人爲貴殺人者死三代

通制今欲趣生反開殺路一人不死天下受敝記曰利一害百人

去城郭集解沈欽韓曰語見黃石公下略夫春生秋殺天道之常春一物枯卽爲

災禮記月令曰孟春行夏令秋一物華卽爲異月令曰仲秋行春

木生榮國乃有恐也王者承天地順四時法聖人從經律願陛下留意下民

考尋利害廣令平議天下幸甚和帝從之九年拜司隸校尉視事

二歲遷汝南太守清約不煩用刑平正有理能名坐事免延平元

年拜議郎再遷潁川太守徵拜司位集解先謙曰官本位作空是在位奉法而

已視事三歲呂病乞身不聽六年春行大射禮陪位頓仆乃策罷

之東觀記載策曰今君所苦未瘳有司奏君年體衰羸郊廟禮儀仍有曠廢鼎足之任不可以缺重以職事留君其上司空印綬

因病篤卒於家

胡廣字伯始南郡華容人也

華容縣故城在今荊州東集解惠棟曰余知古云古華容在江陵東八十

里容城鄉有

六世祖剛

集解惠棟曰諸

清高有志節平帝時大司

農馬宮

集解惠棟曰北宋本作大司徒孝平元始五年為大司馬流俗

本作司農

辟之值王莽居攝剛解其衣冠懸府門而去遂亡命交

者誤也

集解王補曰子長敘汲黯之

阯隱於屠肆之間後莽敗乃歸鄉里

父貢交阯

衛君敘鄭當時之趣和承意則先著鄭君之獨不名籍

此史法也范書於廣傳特書六世祖剛事意蓋同此

都尉廣少孤貧親執家苦

襄陽者舊記廣父名寵寵妻生廣早卒

亮吉曰水經注夏水又逕交阯太守胡寵墓漢太傅廣陪陵則廣

父為太守非止都尉也注據墓碑尚得其寶或廣父從都尉遷太

守范史從其舊書耳惠棟曰蔡邕集交阯都尉娶于故豫州刺史即

日夫人江陵黃氏之季女字曰列鳳初都尉娶于故豫州刺史即

黃君之姊生太傅廣及卷令康而卒繼室以夫人生童紀未歲而

夭夫人撫育二孤導以義方云云則康為廣同母弟者舊傳誤也

長大隨輩入郡為散吏

集解沈欽韓曰散吏隸續碑陰所謂從掾

上職吏六十九人 太守法雄之子真從家來省其父真頗知人會

散吏三十九人 歲終應舉雄敕真助其求才雄因大會諸吏真自於牖間密占察

之集解惠棟曰方言凡相竊乃指廣曰白雄錄云真年未弱冠知

廣有公卿之量也遂舉孝廉既到京師試已章奏安帝曰廣為天下第一

謝承書曰廣有雅才學究五經古今術藝皆畢覽之年二十七舉

孝廉廣漢書曰故事孝廉高第三公及尚書輒優之特勞來其舉

將於是公府下詔書勞來雄焉旬月拜尚書郎集解先謙曰初學

及拜郎恪勤職事所掌辨護也曹兼理西五遷尚書僕射順帝欲立皇后而貴人有寵者四人莫

知所建議欲探籌集解惠棟曰高誘謂探籌已神定選廣與尚書

郭虔史敞上疏諫曰竊見詔書已立后事大謙不自專欲假之籌

策決疑靈神篇籍所記祖宗典故未嘗有也恃神任筮既不必當

賢就值其人猶非德選夫岐嶷形於自然詩云克岐克嶷鄭玄注

其貌疑然有所識別也倪天必有異表倪音苦見反說文曰倪譬諭也詩云

賢則美之言大邦有子女譬宜參良家簡求有德德同已年年均

天之有女弟故求為之配焉左傳曰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嫡政令

已貌稽之典經斷之聖慮則擇立長年鈞已德德鈞已卜也

猶汗往而不反易曰渙汗其大號王居無咎詔文一下形之四方

也形見臣職在拾遺憂深責重是已焦心冒昧陳聞帝從之已梁貴

人良家子定立為皇后時尚書令左雄議改察舉之制限年四十

已上儒者試經學文吏試章奏廣復與敞虔上書駁之曰臣聞君

已兼覽博照為德即明四目臣已獻可替否為忠左傳曰齊晏子

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書載稽疑謀及卿士稽考也

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詩大雅曰先人有言詢於芻蕘注

事謀及卿詩美先人詢於芻蕘云詢謀也芻蕘薪采者也言有疑

事嘗與薪采者謀之也國有大政必議之於前訓諮之於故老叔向曰國有

典刑訪於耆老而後行之是已慮無失策舉無過事竊見尚書令左雄議郡舉

孝廉皆限年四十已上諸生試章句文吏試牋奏周成雜字曰

表也漢雜事曰

凡羣臣之書通於天子者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駁議
章者需頭稱稽首上以聞謝恩陳事詣闕通者也奏者亦需頭其
京師官但言稽首言下稽首以聞其中有所請若罪法劾案公府
送御史臺卿校送謁者臺也表者不需頭上言臣某甲乙上集解沈欽韓
恐頻首頓首死罪死罪左方下附曰某官臣某甲乙上集解沈欽韓
曰隋志雜字解詁四卷魏掖庭右丞周氏撰梁有解文字七卷周
成明詔既許復令臣等得與相參竊惟王命之重載在篇典禮記曰動
撰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尚書曰王言惟作當令縣於日月固
命弗言臣下罔由稟令又曰令出惟行不惟反
於金石遺則百王施之萬世詩云天難謚斯不易惟王可不慎與
詩大雅也謚信也斯語詞天之蓋選舉因才無拘定制六奇之策
意難信矣不可改易者天子也鄭阿之政非必章奏說苑曰子產相鄭
不出經學奇策以佐高祖鄭阿之政非必章奏內無國中之亂外
無諸侯之患也子產從政也擇能而使之晏子化東阿三年景公
召而數之晏子請改道易行明年上計景公迎而賀之晏子對曰
臣前之化東阿也屬託不行貨賂不至君反甘奇顯用年乖彊仕
以罪臣今則反是而更蒙賀景公下席而謝甘奇顯用年乖彊仕
史記曰秦欲與燕共伐趙以廣河間秦乃封羅爲上卿說苑曰子奇年十八
趙王立割五城以廣河間秦乃封羅爲上卿說苑曰子奇年十八
齊君使主東阿大化終賈揚聲亦在弱冠前書終軍年十八爲博
禮記曰四十彊而仕終賈揚聲亦在弱冠士弟子自請願以長纓

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上奇其對擢為諫議大夫往說越越聽命天子大悅賈誼年十八以誦詩屬文稱於郡中文帝召為博士

漢承周秦兼覽殷夏祖德師經參雜霸軌宣帝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理之

聖主賢臣世已致理貢舉之制莫或回革集解通鑑胡注同轉也反也今已一

臣之言剋戾舊章剋削也戾乖也便利未明眾心不厭厭服矯枉變常政

之所重而不訪台司不謀卿士若事下之後議者剋異集解沈欽韓曰邵伯

溫聞見錄剋當剋削也異之則朝失其便同之則王言已行臣愚已為可

作駁剋駁古通

宣下百官參其同異然後覽擇勝否詳採厥衷敢已瞽言冒干天

禁瞽無目者也不察人君顏色而言如無目之惟陛下納焉帝不

從時陳留郡缺職尚書史敞等薦廣曰臣聞德已旌賢旌明也書曰德懋懋

官集解蘇與爵已建事能建立事明試已功典謨所美明白考試

則授之以官舜典咎繇謨皆五服五章天秩所作五服謂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

有此言故云典謨所美也

服也五者之服必須章明尚書咎繇謨曰天秩有禮

自我五禮有庸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秩序也

是已臣竭其

忠君豐其寵也豐厚舉不失德下忘其死竊見尙書僕射胡廣體眞

履規謙虛溫雅博物洽聞探蹟窮理六經典奧舊章憲式無所不

覽柔而不犯文而有禮柔而不犯謂性也忠貞之性憂公如家

不矜其能不伐其勞翼翼周慎行靡玷漏密勿夙夜密勿十有餘

年心不外顧志不苟進臣等竊目爲廣在尙書劬勞日久後母年

老旣蒙簡照宜試職千里匡寧方國詩云厥德不回以受方國陳留近郡今太

守任缺廣才略深茂堪能撥煩願呂參選紀綱頽俗使束修守善

有所勸仰廣典機事十年出爲濟陰太守已舉吏不實免復爲汝

南太守集解沈欽韓曰御覽四百八十二風俗通云汝南陳公思爲五官掾王子祐爲兵曹行會食下亭子祐曾以縣官考

殺公思叔父斌斌無子公思欲爲報仇不能得卒見子祐不勝憤

怒便格殺之還府歸死時太守胡廣以爲公思追念叔父仁勇奮

發手刃仇敵自歸入拜大司農漢安元年遷司徒質帝崩代李固

爲太尉錄尙書事已定策立桓帝封育陽安樂鄉侯集解沈欽韓曰安樂鄉在

南陽府南後
魏置安樂成
己病遜位又拜司空告老致仕尋己特進徵拜太常

遷太尉己日食免復爲太常拜太尉延熹二年大將軍梁冀誅廣

與司徒韓續司空孫朗坐不衛宮皆減死一等奪爵土免爲庶人

集解惠棟曰案漢律有是條故云坐晉書刑法志云後拜太中大

賈充就漢九章仍其族類因事類爲衛宮違制是也

夫太常九年復拜司徒集解沈欽韓曰蔡邕集胡公碑云延熹末

令乃拜太僕遷太常司徒靈帝立與太傅陳蕃參錄尙書事復封故國曰病自

乞會蕃被誅代爲太傅總錄如故時年已八十而心力克壯盛弘

州記曰菊水出穰縣芳菊被涯水極甘香谷中皆飲此水至壽百

二十七八十者猶以爲天太尉胡廣所患風疾休沐南歸恆飲此

水後疾遂瘳年入十二集解先謙曰官本注至作上繼母在堂朝夕瞻省傍無几杖言不

稱老禮記曰夫爲人子及母卒集解惠棟曰摯虞決疑要注云太

祭且送葬胡夫人黃氏神誥曰太夫人年九居喪盡哀率禮無愆

性溫柔謹素常遜言恭色也遜順達練事體明解朝章集解沈欽韓

日謝承書廣

博綜舊儀立漢制雖無謬直之風屢有補闕之益故京師諺曰萬度蔡邕依以為志

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德也孔子曰中庸之為德其至矣乎

及其李固定策大議不全質帝崩固為太尉與廣及司空趙戒議欲立清河王蒜梁冀以蒜年長有德恐

為後患盛意立龜吾侯志廣戒等懾憚不能與爭而固與杜喬堅守本議集解劉攽曰大議不全案文議當作義先謙曰滕撫傳撫

不交權勢宦官懷忿及論功當封太尉又與中常侍丁肅婚姻集解

胡廣錄尚書事承旨奏黜撫天下怨之又與中常侍丁肅婚姻集解

曰肅濟陰句陽人胡夫人黃氏神詔云濟陰故吏舊民中曰此譏

常侍丁肅等思應慕化廣嘗為濟陰太守故云故吏舊民

毀於時自在公台三十餘年歷事六帝廣以順帝漢安元年為司空至靈帝熹平元年薨三

十一年也六帝謂安順沖質桓靈也禮任甚優每遜位辭疾及免

集解洪亮吉日司空應作司徒注誤

退田里未嘗滿歲輒復升進凡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為太傅其所辟命皆天下名士與故吏陳蕃李咸並為三司謝承書曰

咸字元卓汝南西平人孤特自立家貧母老常躬耕稼以奉養學魯詩春秋公羊傳三禮三府並辟司徒胡廣舉茂才除高密令政多奇異青州表其狀建寧三年自大鴻臚拜太尉自在相位約身率下常食脫粟飯醬菜而已不與州郡交通刺史二千石賤記非

公事不發省以老乞骸骨見許悉還所賜物乘轎牛車使子男御

晨發京師百僚追送盈塗不能得見家舊貧狹庇蔭草廬集解惠

棟曰靈帝紀云建寧四年自太僕拜太尉與此不同禁豳集稱咸

歷官將作大匠大司農大鴻臚太僕乃遷台司位太尉則咸自太

僕拜太尉明矣謝承書誤也汪文臺曰文選潘勗冊魏公九蕃等

錫文注引李咸奏曰春秋之義貶職介之惡采毫毛之美

每朝會輒稱疾避廣時人榮之集解通鑑胡注夫既曰萬事不理

可以三十餘年周年八十二熹平元年薨集解沈欽韓曰案碑作

流四公為榮哉年八十二熹平元年薨建寧五年三月王戎蓋

其年五月方改元熹平使五官中郎將持節奉策贈太傅安樂鄉侯

平立碑時未改元也

印綬給東園梓器謁者護喪賜冢塋於原陵諡文恭侯拜家一人

為郎中集解惠棟曰蔡邕集廣有五子皆先故吏自公卿大夫博

士議郎曰下數百人皆綴經殯位自終及葬漢興曰來人臣之盛

未嘗有也初揚雄依虞箴作十二州二十五官箴揚雄傳曰箴莫

作九州箴左傳曰昔周辛甲之為太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於虞

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為九州經啟九道人有寢廟歌有茂草各

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於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九箴亡

其應壯武不可重用不核于虞家獸臣司原政告僕夫

一種筆墨冷議毒刺寓於褒頌誇譽中其黨惡誤國反為藏過讀
之輒為擊節嘆賞亦不覺捧腹絕倒夫質帝為梁冀所弑時李固
為太尉與杜喬執議必欲立清河王蒜冀以蒜年長有德恐為後
患貪蠱吾侯志重昏欲立之廣與司空趙戒附會成之是為桓帝
於是李固罷黜卒死冀手而廣即代因為太尉廣之罪於是為大
桓帝立亂政亟行後雖誅冀而宦官之權轉盛漢亡實兆於此原
廣之心非必欲亂漢也特貪位懼禍耳但鄙夫之誤人家國正為
患得患失使然當時廣若能與李杜同心立清河王無桓則亦無
靈矣蔚宗作此傳全用美詞其前但敘順帝欲立皇后有寵者四
人莫知所建欲採籌定選廣與尚書郭虔史敞上疏諫乃立梁貴
人則已明著廣之黨於梁氏矣又時議先朝諸事乃以廣之
以定策立桓帝封育陽安樂鄉侯夫傾固而奪其位又以定策受
封黨惡之罪顯然矣下敘冀誅則云廣坐不衛宮減死一等奪爵
土免為庶人深惡其倖免罪重而所坐輕也蓋廣之罪固重其
敘云其李固定策大議不全大議不全者何謂也至劣之行以藉
藉出之其下即云在公台三十餘年每遜位辭疾及免退歸里未
嘗滿歲輒復升進鄙夫情狀曲曲道破通讀一遍此傳若有美無
刺者而已不啻鑄鼎象之然犀照之且各傳中互見已多矣肆而
隱微而彰其范史之謂乎又曰太平御覽引世說云胡廣本姓黃
五月生父母惡之乃置之糞投之於江湖翁見囊流下聞有小兒
啼聲往取養之以為子登三司流中庸之號廣後不治本親服云
我於本親已為死人也世以此為深譏焉案今世說不載此條疑
晏元獻削去之夫求忠臣必於孝子廣之不忠自當不孝而傳中

乃稱其朝夕瞻省繼母名高位極而瞻省小節可以爲孝乎又言
居喪率禮無愆率禮無愆譽詞入妙此傳故作揚筆而浮泛其語
以示意生平忠言嘉謨只三事一是爲梁氏作地一則駁左雄改
察舉制議論允陋而亦與郭虔史做同上其與二人比周可知又
載他人薦廣者只一事而其入亦卽同黨之史敵也蔚宗之筆刻
毒至此總敘稱廣所薦舉皆天下名士而其前又言爲濟陰太守
以舉吏不實免其
事詳見左雄傳中

論曰爵任之於人重矣全喪之於生大矣懷祿曰圖存者仕子之

恒情審能而就列者出身之常體也列位夫紆於物則非己直於志

則犯俗也紆曲辭其艱則乖義徇其節則失身也徇營統之方軌易因

險塗難御統者總論上事也方軌謂平路也若履平故昔人明慎

於所受之分遲遲於岐路之間也疑不全之貌也明其分明矣遲遲

妄進集解劉放曰注呈材效職案文呈當作如令志行無牽於物

程又則受之分明矣當云則所受之分明矣如令志行無牽於物

臨生不先其存集解蘇與曰後世何貶焉守志直道視死如歸則
古人曰寔安爲戒豈數公之謂乎左傳曰寔安耽毒不可懷也

贊曰鄧張作傳無咎無譽

集解惠棟曰荀子引易云括囊無咎無譽

敏正疑律

防議章句

集解蘇輿曰敏防位至台司建白止此一事故范史取與鄧張相次其於敏傳云徵拜司空在位奉法而已言

外之意

胡公庸庸飾情恭貌朝章雖理據正或橈

橈曲也易曰棟橈凶也

鄧張徐張胡列傳第三十四

終

後漢書四十四

後漢書集解卷四十四按補

鄧彪傳紆前失寶氏旨案此謂紆前為洛陽令時不附寶氏也事詳酷吏傳

天子親臨弔臨集解王會汾曰諸本同案上臨字疑衍案前世大

子親臨如霍光傳所載不數見也中興則光武於姚期之喪親臨送葬伏湛之喪親弔祠侯霸之喪親自臨弔郭伋之喪親臨

弔樊宏之喪親送葬明帝於桓榮之喪親自變服臨喪送葬章帝於趙憲之喪往臨弔牟融之薨親臨其喪其典重矣蓋自賈

山述君臣之禮范升申視弔之誼至中興乃沿為故事則升將順其美之功為獨多焉此云弔臨則下臨字自

言哭臨省下臨字猶可上臨字不得為衍也

張禹傳祖父況族姊為皇祖母考夫人注皇祖母考鉅鹿都尉回錢大

當云皇考夫人夫人是況之族姊故光武呼況為大舅祖母字衍注亦誤案樊宏為世祖之舅明見宏傳則皇考夫人乃樊氏非

張氏也大舅之大蓋當讀如太公之太錢說反誤矣

永平八年舉孝廉稍遷集解先謙曰東觀記永平六年禹為廷尉

府北曹吏至拜為廷尉柳從辰曰御覽二百三十一引漢官儀以禹代為廷尉為光武時事曹吏作曹

史謹案漢官儀載世祖詔書有云自今以後審四科辟召及刺
史二千石察茂才尤異孝廉之吏務盡實覈選擇英俊賢行廉
潔平端於縣邑務授試以職以此知孝廉之舉要必先試以職
中於四科然後可應詔書如鄭宏以郡督郵舉孝廉周章以郡
功曹舉孝廉皆是孝廉非官凡傳言舉孝廉宜當試吏但果永平六
年自吏職遷郎官以來言之也禹舉孝廉宜當試吏但果永平六
年已拜廷尉位躋九卿何為八年又舉孝廉如謂拜廷尉在光
武時則禹卒於安帝永初七年傳雖不載其得年幾何而上溯
明帝永平元年已五十六年似不相及或仍
明帝時偶代廷尉旋即罷歸故范書略之耶

士民皆以江有子胥之神難於濟涉注酈元水經注曰至吳人因

爲立廟而祭焉

沈銘彝曰史記伍子胥死吳人憐之爲立廟於江北命曰胥山王充論衡吳王殺子胥煮之於

錢乃以賜夷彙投之

江子胥悲憫驅水爲溝以溺人故會稽丹徒大江錢塘浙江皆立其祠

永元六年入爲大司農拜太尉錢大昭曰禹代張酺爲太尉本紀

案傳當因禹自永元六年徵入爲大司農迄於十四年中間無可紀之事故略其辭

禹上言方諒闇密靜之時注四海退密八音

官本注末有也字

徐仿傳沛國鉅人也注鉅故城今亳州臨渙縣也集解沈欽韓曰

臨渙城在鳳陽府宿州西南九十里柳從辰曰鉅故城在今宿州西南四十六里乃北魏

臨渙縣舊治在唐臨渙城東北

張敏傳議寢不省

官本寢作寢案廣雅釋詁寢積也積不省猶言議上積久不蒙省及也寢停也前書張禹傳奏寢罷歸故官顏注寢謂不下也如作議寢則是已省之後停寢不行於不省意似未合

延平元年拜議郎再遷潁川太守徵拜司位集解先謙曰官本位

作空是

錢大昭曰司位當作司空敏代周章為司空本紀在永初元年徵拜上當有永初元年四字下文六年二字乃有根否則下六年竟似延平六年矣南監本不誤案敏罷司空在永初六年四月亦見安紀官本據監本轉刊兼採諸本不解何亦未補也

胡廣傳南郡華容人也注華容縣故城在今荊州東集解惠棟曰

余知古云古華容在江陵東八十里容城鄉有廣父貢墓

柳從辰曰

地理韻篇云在今荊州府府監利縣西北案監利縣西北即江陵縣之東面而適當岳州府華容縣之北今圖可見也江陵華容皆漢舊縣監利縣晉武帝太康五年立水經注夏水又東逕監利縣南始見於記載沈約地志雖疑監利是吳所立又係吳所

省實亦因晉縣老以係復立而兩漢地志無此縣名想當然耳華容
前漢為縣後漢則為侯國章懷以縣出注於說亦疏前志華容
班注雲夢澤在南夏水首受江東入沔雲夢澤即今岳州之洞
庭唐時已無異說疑結然猶疑近儒考漢華容縣舊境之
廣謂今監利石首華容諸縣
皆有其地蓋惟江陵不與耳

安帝曰廣為天下第一注輒優之勞來其舉將官本之作文案勞

此孝廉其舉將明謂孝廉舉主也且勞來由公

府下詔書非三公得自以文勢來之作文誤

廣與尙書郭虔史倣錢大昭曰杜根傳作倣射郭虔蓋虔為尙書
而周舉傳舉拜尙書與倣射黃瓊傳瓊拜議郎稍遷尙書倣射
稱倣射之證虔於杜根傳及左雄傳均稱倣射之證然與諸倣射及
傳均稱尙書又即尙書倣射可通稱尙書之證然尙書倣射蓋
諸曹尙書皆無別矣又上文旬月拜尙書郎五遷尙書倣射蓋
統廣在尙書十年所得官言之其與虔倣同上疏時必尙未為
尙書倣射否則順帝時是官尙止一人虔既為之廣不應亦為
之也史倣即史弼之父由
尙書嘗出為郡守見屈傳

文吏試牋奏注頓首頓首死罪死罪官本死罪二字不重

載在篇典注尙書曰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由稟令柳從辰曰
今書說命

由作攸

甘奇顯用年乖彊仕注齊君使主東阿大化官本注東阿二字重文屬下

臣聞德旨旌賢注書曰德懋懋官官本注末有也字

柔而不犯文而有禮案二語集左傳文柔而不犯左傳林注略與

之謀不過宗人謀而不犯微而昭矣是不犯謂不犯分也過柔則失已分柔而不犯當即詩柔嘉維則之義

每遜位辭疾官本疾作病

其所辟命皆天下名士與故吏陳蕃李咸竝為三司侯康曰據蔡中郎胡公碑

司徒祝恬許相皆廣故吏注謝承書曰咸字元卓至建寧三年自大鴻臚拜

太尉案李咸附見陳球傳作字元貞靈紀建寧三年間人襲為太尉太尉大鴻臚橋元為司空蓋咸是年實代橋元為大鴻臚

明年遷太僕遂拜太尉謝書約其辭遂至與范書本紀不合耳

又據本紀桓帝延熹二年八月廣免太尉祝恬為司徒明年六月

徒靈帝建寧元年九月相代劉寵為司空廣已為太傅二年五月

月相免司空四年七月又代橋元為司徒廣仍為太傅明年三月

月廣薨於位太傅爵上公位在三公上故恬相雖亦廣故吏不

竝爲三司

使五官中郎將持節奉策

至謁者護喪

侯康曰據胡公碑五官中郎將爲任崇謁者爲董詡

詔議郎蔡邕爲其頌云集解王鳴盛曰臣其事詳見左雄傳中

范案

傳微旨已具論贊無取辭費王鳴盛氏沿明人評文陋習辭多枝蔓如史敝佞辯雖已見史弼傳而續漢書亦謂其爲京兆尹治有能名見稱三輔至郭虔並見左雄周舉傳當與雄舉爲同志順紀載虔永和二年由光祿勳爲司空六年坐免梁冀嗣爲大將軍後未嘗復登四府王乃謂廣黨梁氏虔與比周范意定不如此查此段底本已經削去王補覆校又謂宜存故仍附於此

臨生不先其存集解蘇輿曰生疑死之誤

案臨生不先其存卽孟子

耳存字承上國存言生字亦承上全喪之於生言臨生謂臨可得生非誤字